

Buddhist Hongshi College  
2021 APRIL

HONGSHI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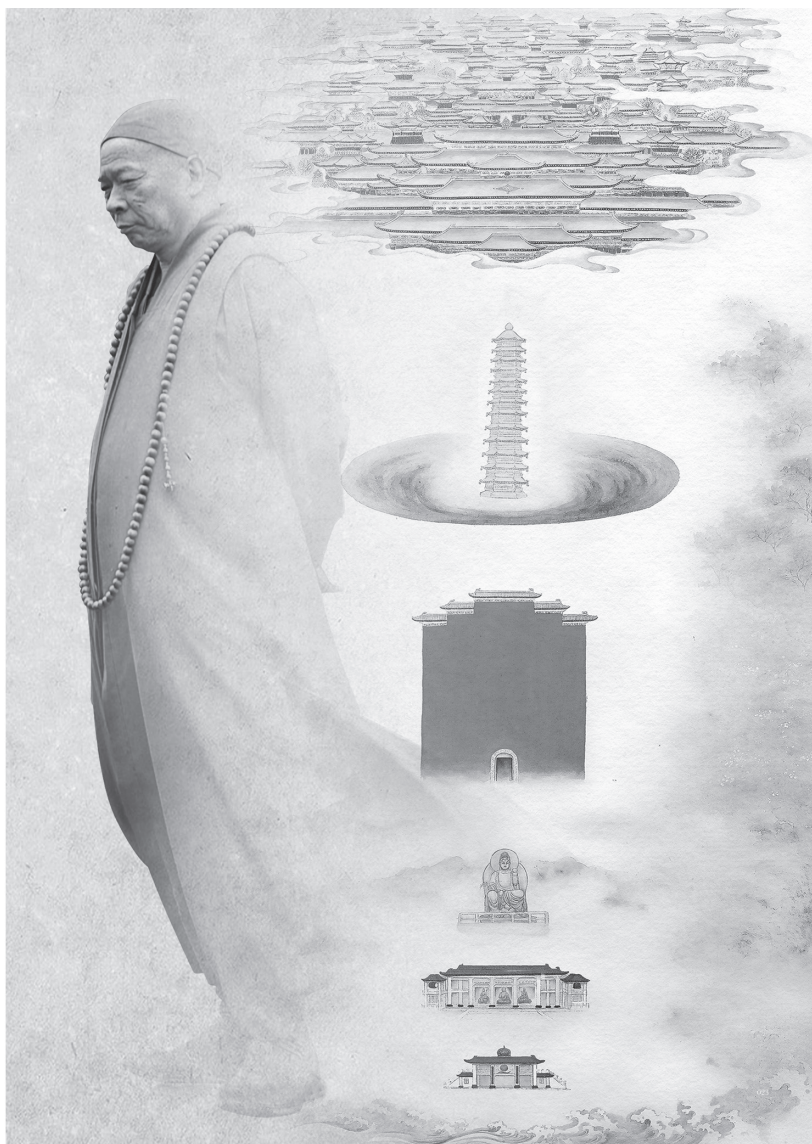
# 弘誓

Vol. 170

◎ 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出刊 |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 本期專題 善念與奇緣

- 善念與奇緣
- 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將相遇
- 聆聽海潮音的歌唱



h o n g s h i

## 弘誓編輯室報告

人生最美好的回憶大概都是兒時的記憶，在少年愚溪心中，母親勞作的身影，家鄉棉田，棉花成熟爆開，那種生長的此起彼落，成為作品《袍修羅蘭》的創作元素。從農家少年到攝影家、小說家、製作人、詩人、宗教家，這一切都源于天生喜歡美好的事物。

有一位出家的二哥傳慶老和尚的潛移默化，培植了他的佛法善根。文學青年的藝術探索、袈裟音聲度有情，經歷了太多的不可思議。〈善念與奇緣——迂園道一法師專訪〉，回顧了這段奇妙的因緣，請聽法師的娓娓道來。

本期專輯特聘主編王儷娟老師，總編輯明一法師率採訪組法聞、地柏法師一行四人，前往花蓮和南寺採訪道一法師。感謝王老師精心策劃，整理資料、撰寫採訪稿。

疫情嚴峻，禪七精進。性廣法師針對病毒肆虐的疫情現況，指出：修行慈心的功德之一，可以避免刀傷、燒傷與中毒。「止觀堂奧」欄目，刊載印悅法師撰寫的「110年冬季禪七側記」，法師教方法舉實例，引導大眾對禪修的真實義利有深刻體認，乃至對禪修產生精進好樂之心。勉勵大家精進用功，成就慈心，消災祛毒，吉祥免疫。

「律學今詮」欄目，連載昭慧法師戒場說戒筆錄。我們常講「戒律」，其實嚴格定義而言，「戒」與「律」是有差別的。受戒時，在和尚與阿闍黎的見證下，殷重地作出持戒承諾，這會讓人強化「防非止惡」的力量（律儀），從而反覆操作，習以成性而長養善德（尸羅）。法師提示戒子：先理解戒律背後根源的原理，掌握這個要義，接下來研讀戒律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聆聆聽海潮音的歌唱〉，本期「人間燈火」專訪道一法師。天生喜歡美好的事物，乘文學、藝術之扁舟，大千世界傳遞清涼，袈裟音聲度有情，「微塵經卷」抒寫禪者的本來面目。

推動和南佛教藝術的源頭，來自和南寺開山住持傳慶老和尚。佛法義理非常深奧，道一法師秉持老和尚的精神，透過簡潔易懂的方式，讓社會大眾有一種美感一種興趣，從而帶領他們進入佛法廣深的領域。

孟春時節萬物復甦，姹紫嫣紅、綠意盎然。東瀛忽傳喜訊，昭慧法師，榮膺2021年日本「尼瓦諾和平獎」（Niwano Peace Prize）。這個獎項被視為「宗教諾貝爾和平獎」，業已延續三十八屆。法師在佛法理念下所推動的社會運動及其成就，是本次榮獲「尼瓦諾和平獎」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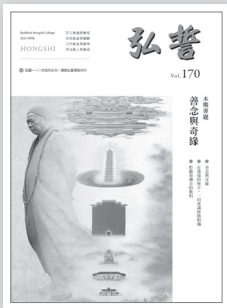
為紀念這份殊榮，《弘誓》雙月刊將在六月號開關專輯，精彩可期，敬請關注。

副總編輯 釋耀行

# 弘誓

FEBRUARY 2021  
vol.170

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出刊 |



封面說明 |

化境中，青色蓮鉢湧現多寶佛塔，詩云：「貝塔涵流動，珠玉蘊毓秀，剎頂高顯處，微塵出經卷。」此乃和南寺多寶如來和平吉祥塔的表徵。

下方：紅色高牆，象徵 [ 宏明山 ] 的造福勝境，是無量無為福勝，亦是和南寺歷年迎來諸善友一切德行聚積處。

上方：為 [ 古王宮殿圖 ]，清淨故園，如來世家的原鄉，令人念茲在茲，心嚮往之。這就是道一法師心中的淨土。

弘誓通訊 (雙月刊) NO.170

導師 | 印順導師

發行人 | 釋見岸

總編輯 | 釋明一

副總編輯 | 釋耀行

美術排版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校 | 釋心皓、釋法聞、釋傳聞、釋地柏  
翁秋玲、陳彥豪

編政 | 黃秀娥、張沛寧、釋心謙、釋心宇  
吳德發、王彩虹

發行 | 弘誓文教基金會

地址 | 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 | (03) 4987325

傳真 | (03) 4986123

電子信箱 | hong.shi@msa.hinet.net

弘誓學團網址 | www.hongshi.org.tw

劃撥帳號 | 19139469

戶名 | 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  
(誌)字第2541號

中華郵政中壢雜字第49號登記證登記  
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創刊

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出刊

ISSN 17292786

# CONTENTS

## 目次

編輯室報告 | 釋耀行

6 賀！昭慧法師榮獲2021年日本「庭野和平獎」

| 玄奘大學新聞稿

### 【本期專題】善念與奇緣

8 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將相遇 | 釋昭慧

11 善念與奇緣——迂園道一法師專訪

| 採訪·撰稿：王儷娟·修潤：釋耀行

### 法音宣流

34 佛弟子的「玻璃心」 | 釋昭慧

36 請容我「煮鶴焚琴」

——從藝術鑑賞到倫理檢核 | 釋昭慧

38 佛門性別歧視的罪證——「八敬法」 | 釋昭慧

### 止觀堂奧

40 疫情當下的修行

——110年冬季禪七側記 | 釋印悅

### 律學今詮

42 戒學的實踐方法論

——《比丘尼戒經》講記(五)

| 主講：昭慧法師·筆錄：釋印隆·修潤：釋耀行





## 人間燈火

### 54 聆聽海潮音的歌唱

——迂園道一法師訪談錄

| 採訪：王儷娟、釋明一、釋法聞、釋地柏 · 撰稿：王儷娟 · 修潤：釋耀行

## 院務資訊

60 第十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公告

62 第十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徵稿啟事

63 法界書訊：《如理作意》

64 第十一屆「開心一夏」兒童夏令營招生

65 第九屆「觀自在」青年成長營招生

66 暑期弘法講座通啟：「瑜伽師地論」第九期、「部派佛教」、佛學英文

68 佛教弘誓學院110學年度招生啟事

70 玄奘大學《玄奘佛學研究》徵稿啟事

71 法界書訊：《世友、妙音、覺天——有部三大論師思想探微》

72 學團日誌

85 法界書訊：《浩蕩赴前程：昭慧法師訪談錄》

94 收支決算表（110年1月～2月）

95 護持徵信





# 賀！

## 昭慧法師榮膺2021年日本「庭野和平獎」

玄奘大學新聞稿

日本尼瓦諾和平基金會於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公告：台灣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昭慧法師，榮膺2021年日本「尼瓦諾和平獎」（Niwano Peace Prize）。這個被視為「宗教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項，業已延續三十八屆，在歷屆尼瓦諾和平獎得獎人中，台灣前後有二人得此獎項：一位是證嚴法師，於2007年得獎。一位即是2021年得獎人——昭慧法師，兩人均係佛教高僧印順導師的弟子門生，彼此雖生命風格與工作內容大相逕庭，卻是情同手足。而這也意味著：印順導師畢生提倡的「人間佛教」，主張積極入世的利他主義，業已受到了世人的肯定與國際的關注。

昭慧法師謙虛地表示：這項榮譽，理應歸屬於台灣社會運動的可敬前輩與同甘共苦的社運夥伴，以及在海峽兩岸推動「人間佛教」的佛門師友。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在攜手共創「人間淨土」的道途上，慈悲與正義，慈善事業與社會運動，其實是缺一不可的，雖然兩者的風格迥異，但完全可以相互欣賞，相濡以沫。

昭慧法師於玄奘大學，因其教學奉獻而榮獲教育部的銀質獎章，其研究成果也受到佛學界與倫理學界的關注。作為一位佛教徒，她與各宗教的神職與牧師們保持著珍貴的友誼，共同促進多項跨宗教的社會運動，並與在德國被譽為「靈性管理的導師」的古倫神父合著《你信什麼》（Was glaubst du）。

作為一位學者，她與蜚聲國際的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正在共同著作一部「哲學與佛學對話」的專書。她曾長期擔任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主任與社會科學院院長，去年七月，為了加緊腳步以完成這部專書，已辭卻所有行政職務。

昭慧法師在佛法理念下所推動的社會運動及其成就，是本次榮獲「尼瓦諾和平獎」的主要原因。這些社會運動，包括自1992年持續至今的保護動物運動、自1994年持續至今的反賭博合法化運動、自2001年持續至今的佛門性別平等運動，以及長期支持的性別正義與婚姻平權運動。

她所主導的反賭馬運動，使台灣成為世界唯一透過民主立法程序制止賭馬的國家。她所召集的反賭博合法化運動，在2009年9月26日於澎湖所舉行的「博弈公投」大獲全勝，為台灣的社會運動立下了「訴諸直接民主」的新典範，堪稱是台灣非政府組織運動形態的一次典範轉移。



她於2012年8月11日為女同性戀婚姻證婚，是世界上最第一個公開主持同性戀婚禮的佛教法師。2016年11月24日，她出席立法院同性婚姻公聽會，以哲學、佛學觀點支持同性婚姻立法，發言內容轟傳一時，發言新聞與影片之點擊率飆破百萬，眾網友封為「戰神」。

著眼於如上領域的貢獻，2007年，國際入世佛教協會（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 (INEB)）會長Ajarn Sulak聘請昭慧法師擔任INEB第四位精神導師。另三位INEB精神導師分別是：西藏達賴喇嘛、越南一行禪師、泰國佛使尊者。她是唯一獲得這項最高榮譽的比丘尼，而且是最年輕的一位。

昭慧法師並非首次獲獎，她在玄奘大學獲得多次「研究績優獎」。2012年至2020年，昭慧法師連續獲頒教育部年度「銀質獎章」。2007年，昭慧法師獲頒第四十八屆「中國文藝獎章」，獎項是「文化論述獎」。2012年12月28日，昭慧法師獲頒第三屆「社運風雲人物獎」。2009年，昭慧法師獲 Outstanding Women in Buddhism Awards Committee 頒發The Outstanding Women in Buddhism Award（佛教傑出女性獎）。

### 【附加檔案】

- 本屆尼瓦諾和平獎得主昭慧法師獲獎之相關文件及獲獎理由，請參看尼瓦諾基金會所發佈之如下6份新聞資料：
  - 1\_Press Release
  - 2\_Reason for Selection
  - 3\_Accepting Letter
  - 4\_Brief CVs
  - 5\_Photos with caption
- 02.22 第三十八回 庭野平和賞受賞者 昭慧法師 紹介映像 台本
- 主辦單位尼瓦諾基金會發佈之日語影片《38回庭野平和賞受賞者紹介作品》，網址如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S35NQjjQ&feature=youtu.be>
- 獲獎理由（2\_Reason for Selection）之中譯版，請參看如下資料：
  - 2\_Reason for Selection（獲獎理由\_中譯）



# 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將相遇

撰文 | 釋昭慧



▲ 於玄奘大學校長室與卡藍總統合影留念。（左起：詩人愚溪、印度駐台代表羅國棟會長、昭慧法師、卡藍總統、王鼎銘校長、新竹市許財利市長、曾光榮副校長）（99.12.4 檔案照片）

大概是民國77（1988）年間，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我聆聽到普音公司出版的兩套組曲：《燃燈記》（敘述釋迦牟尼佛的一生）、《幽冥組曲》（敘述地藏菩薩救度世人的事跡）。這是蘇文慶先生作曲，以中西樂器合璧的方式呈現的協奏曲。那時而寧謐，時而輕快，時而婉轉，時而壯闊的優美旋律，立刻吸引了我的強烈注意。



爾後有緣與愚溪先生會晤，並承其惠贈而拜讀了他豐富的詩畫作品，幾度「和南佛教藝術」在台北市兩廳院盛大演出，也都非常榮幸地受邀前往觀賞，如是對愚溪先生的藝術成就與佛教哲思，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

愚溪先生是全方位的藝術天才，能詩能文，能書能畫，長於音樂，工於篆刻，他的作品屢屢榮獲象徵出版界最高榮譽的獎項——六座金鼎獎、三座金曲獎。其藝術生命的活水源頭就是佛法。他很大部分的藝術作品，充分闡述著「入深法界」的《華嚴》哲學與「華藏世界海」遼闊無涯的宗教美學。愚溪先生，可以說是當代台灣佛教藝術的瑰寶。

更難得的是，儘管擁有登峰造極的藝術成就，但愚溪先生絕非孤芳自賞的世外高人，反倒有一種貼近普羅大眾的宗教家情懷。他讓大家在閱讀其詩文，欣賞其畫作，聆聽其樂曲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提昇藝術水平，領略佛法深義。因此，「和南佛教藝術」的忠實粉絲，遠比我想像的來得廣大，而且遍及國內與海外的各個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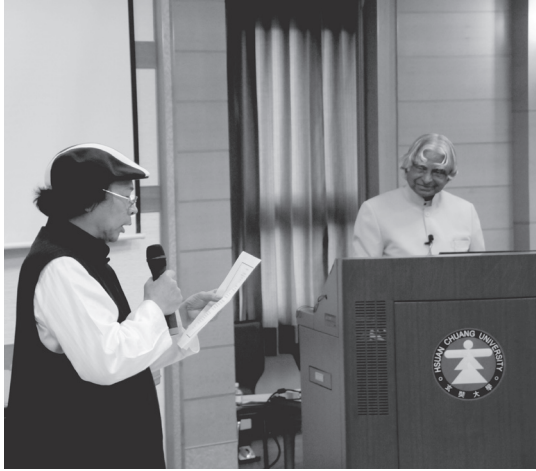
最為令人稱奇的是，他與印度阿



▲ 玄奘大學王鼎銘校長（右）致贈紀念禮物予印度前總統卡藍博士（左）。（99.12.4 檔案照片）

布杜·卡藍總統、蒙古恩卡巴亞爾總統、捷克哈維爾總統，都因詩作而結下了深摯的情誼。在印度，阿布杜·卡藍總統接見愚溪先生一行，特別寫了一首英文詩「我的花園在微笑（My Garden Smiles）」致贈愚溪先生，並且陶然吟哦著詩句：「我的花園在微笑，原來，花兒在為愚溪的到來，而展開笑靨！」在蒙古，恩卡巴亞爾總統致贈一匹三歲的寶馬「風火輪艷」，親往觀賞他所帶來的詩歌舞劇「圓相世界」的演出，並且頒贈蒙古國「那蘭達 (the Nairamdal Medal) 國家友誼勳章」最高榮譽給愚溪先生。在捷克，愚溪先生榮獲布拉格文學獎，並與哈維爾總統於2009年首度會





▲卡藍總統演講前朗誦他所著作的英文詩，請愚溪先生朗讀中譯詩文。（99.12.4 檔案照片）

面，相談甚歡。這些位居至尊的國家領袖，竟然都與愚溪先生相交莫逆，可知彼此在詩作中所傳遞的美善意境，是如何產生著無與倫比的心靈穿透力量！

民國99（2010）年12月，時已卸任的印度前總統阿布杜·卡藍博士接受了愚溪先生的邀請而蒞訪台灣，於「第30屆世界詩人大會」開幕式上發表專題演講。他因身份特殊，從未來過台灣，竟因與愚溪先生的情誼，翩然蒞臨台灣，誠可謂因緣不可思量！他本來期盼本次來台，能到花蓮和南寺，參觀愚溪先生面海寫詩的樓房，但愚溪先生作為邀請單位主持人，在各方要求的行程之間而

作取捨，頗感為難。

作為一位熱愛佛法的佛弟子，愚溪先生認為玄奘大學之校名「玄奘」二字，意味著印度與中華文化交流的歷史傳承；卡藍總統這位哲思悠遠的詩人，至玄奘大學作人文、宗教、哲學性質的演講是最恰當的。因此，其他行程尚可讓步，但他自始至終向外交部堅持，一定要安排卡藍總統的玄大演講之旅。為此，他寧願取消原訂計畫中的花蓮行程——卡藍總統想要參觀的那座面海寫詩的樓房。這般大公無私、寬宏大度而又堅持原則的人格風範，令我十分感佩、感動、感恩！

回顧這段愚溪先生與各國領袖的美好會遇，以及個人與愚溪先生的深厚法緣，不禁憶起新儒大師唐君毅先生的如下金言：

「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將相遇！」



# 善念與奇緣

## ——迂園道一法師專訪

採訪時間 | 2021.1.2

採訪地點 | 花蓮和南寺薰念堂

採訪・撰稿 | 王儷娟

修潤 | 釋耀行

### 出家兄長的佛法啟迪

**和**南寺開山住持傳慶老和尚是愚溪的親兄長，年長其十三歲。老和尚十七歲就皈依廣欽上人剃度，那時愚溪四歲，並不知道有一位出家的哥哥。彰師大曾幫愚溪做過一篇訪問，內容有提到愚溪出生在農村靠海的地方，母親每天去種田時就帶著愚溪在身邊，他每天耳邊聽著棉花田裡棉花爆開的聲音，這也是後來愚溪寫《袍修羅蘭》元素中——紫芳苑。《袍修羅蘭》就是愚溪在寫自己的家鄉芳苑鄉頂部村，這是兒時最美的記憶。

小時候住在一個小小的三合院裡，中間有棵大樹繫著一條牛，當愚溪小學三年級，在路上國小讀書時，中午回到家，旁邊有一個葡萄架，看著垂下的葡萄想要採葡萄來吃時，三哥說葡萄還沒成熟要愚溪不要去摘，還要揍調皮的愚溪，這個時候遠遠出現一位和尚勸三哥不要打愚溪，當下才知道這位出家和尚就是二哥。這是愚溪和老和尚的第一次碰面，也是老和尚出家後的第一次回家探望。

當時老和尚給了愚溪一個小香包上面寫著「阿彌陀佛」四個字，他說如果每天願意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下次回來時就會給零用錢。老和尚同愚



▲ 1993年，左起：作曲家劉文金、愚溪、傳慶法師、石記者合影於和南寺大雄寶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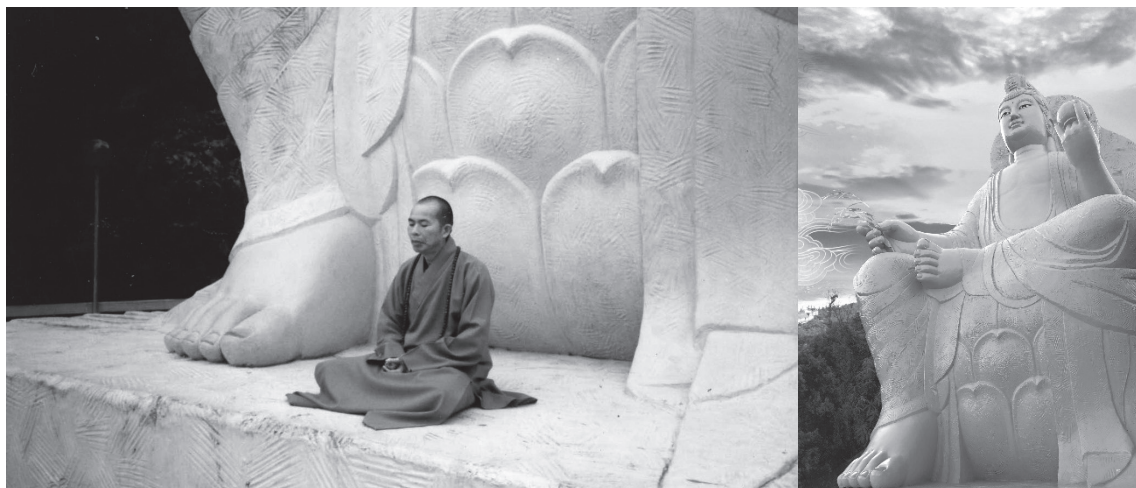
溪說：「要每天念不可以騙我喔！」年幼的愚溪很認真的答應。那時候父親看到二哥，拿著鋤頭追打二哥，因為父親很生氣不同意他出家，後來是透過舅舅來和父親談判，說：讓二哥回家是多一個兒子，如果不給回家等於少一個兒子，父親最終答應了讓二哥可以回家探望。

又過了一年左右，老和尚在祖先祠堂掛上了三聖像，立了一個淨爐上香，並且問愚溪有沒有認真念佛號，認真就會給零用錢，從那時候開始愚溪就很認真念佛。另外老和尚又給愚溪新的任務，就是每天早上要上香，如果天天上香會有加倍零用錢可領。愚溪那個時

候並沒有所謂學佛不學佛，只是聽著出家二哥的話，念「阿彌陀佛」，因為念「阿彌陀佛」是很神奇的。

關於念佛的神奇故事，愚溪親身經歷或許不會有人相信。從開始念佛號過了大約有五年，那一年在二林讀初中，每天騎腳踏車上學，停好腳踏車後要上鎖。但是那天弄丟了鑰匙，很緊張怎麼都打不開腳踏車的鎖，看著天色漸漸變暗，束手無策下只能一直念佛號，心裡祈禱著鎖能解開，突然不知怎麼地鎖就打開了，當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就是這樣發生了。

還有一次在二十幾歲時，愚溪在和南寺進行創作，家裡通知大哥快要往生時，回家探望但當時並不知道是最後一別，愚溪坐在竹籐椅上陪著大哥，到了深夜兩三點時有很多恐怖的怪東西，那時候愚溪一心念佛，而一念佛號就有光芒出來消除那些怪東西，那時愚溪已學過禪。念佛的神奇一般人是否相信，我們不得而知，這些都是愚溪念佛的神奇親身經歷。愚溪非常感恩老和尚從小教導要多念佛，即使小時候因為有零用錢才念佛號，但這個念佛的習慣累積到金門當兵的時候，就知道佛號的威神之



▲ 和南寺開山住持傳慶法師，愚溪佛法啟迪者，和南佛教藝術的源頭。傳慶老和尚於造福觀音塑像前禪坐。

力，每當遇到困難時都是透過持念佛號幫助自己。

在某種程度來說愚溪和老和尚並不熟悉，雖然愚溪在服兵役期間，老和尚曾去探望過，但終究兩人沒有長期一起生活，感覺上沒有很親近。雖然老和尚對愚溪很關心很親切，但愚溪對老和尚還是有點陌生的感覺。因為小時候念佛的因緣和想要創作的念頭，愚溪為了尋找一個創作的地方，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走訪台灣的山區僻野，足跡遍及墾丁到陽明山，但心裡一直記得在花蓮和南寺的老和尚。當兵前曾經從橫貫公路搭車到花蓮，當兵後是第二次來到和南

寺，當時認為和南寺是二哥的地方，除了可以在這邊專心研習讀書和創作，也可以出力幫助老和尚建設和南寺。

1973年來和南寺，當時寺裡只住三個人，就是老和尚傳慶法師、二師父傳寬法師和愚溪。距離老和尚創建和南寺大約過了五年，那時還沒有大雄寶殿。現在看到的大雄寶殿，是愚溪來到和南寺後一磚一瓦開始建造的，他小時候學過木工，和南寺大雄寶殿的木門，每一扇都是來自其工藝。年幼時學做木工是為了賺取生活費，但是在愚溪心裡一直懷著創作的目標理想，甚至在家鄉成立了一個「瓊林書屋」，後來在花蓮



愚溪的學生也開了一間「瓊林書店」。

剛到和南寺第一年並沒有進入佛教領域。但是愚溪的根底已經被老和尚用佛號薰習，而且老和尚送給愚溪一本《楞嚴神咒》，於是天天念佛號和「楞嚴神咒」。當時雖然愚溪比較重視老莊思維，但老和尚的潛移默化，培植著愚溪的佛心。第二年就蒙老和尚教導禪坐。當時朋友皈依老和尚，但愚溪是最後一個皈依，且皈依當時的二師父（當家傳寬法師），那時候愚溪還對佛學沒有那麼高的信仰。愚溪年輕時從事文字工作，最喜歡老莊，背過《古文觀止》，讀《四書》、《十三經》，最喜歡東方文學。小時候在鄉下上私塾，老師教讀《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古文觀止》。無論《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到《封神榜》等，都是年少時喜歡的中國傳統文學，在未踏入佛教領域時，東方文學就是愚溪的主體。

## 文學青年的藝術探索

年輕時曾經用不同的筆名，發表過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說。因為想架構一

篇長篇小說，到和南寺之前，已經創作一部近二十萬字的小說。當時參加中國文藝協會第一屆研究創作班，創作班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組，愚溪同時報名了這四組。上課過程認識了很多朋友，如著名的作家琦君（1917－2006）和其他知名的詩人們，他們對愚溪有很大影響。那時文藝創作班的一些朋友來到和南寺，其中有一位住了下來看到愚溪的創作小說，給出很嚴厲的批評，提到這種小說太濫情了。愚溪當下就把稿子燒了，二十幾萬字付之一炬。好朋友鼓勵：如果要創作一部真正高水準的作品，應該繼續加強磨練，而不是先創作。因此愚溪定下來，開始閱讀專研一些文學作品，就在和南寺靜心讀書。

有一天在東海岸散步，遇到香港覺光法師（1919－2014，「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創辦人），送了一本江味農著《金剛經講義》給愚溪，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佛教經論，閱讀之後感到一種提升，這時候開始轉入佛法的研習。談到覺光法師，就需提到顯明法師（1917－2007）。愚溪在年輕時就認識顯明法師，當時他並不是法師，而是雷





◀ 愚溪不間斷的創作，已出版七十多本著作，文學延伸音樂專輯達百張。作品涵蓋小說、詩集、攝影、季刊、詩歌繪畫、多媒體藝術和劇場演出。

字靈居士。顯明法師本來是位出家人，由於戰爭的關係去當兵後隨來到台灣。顯明法師曾剃度過一個學生，就是香港的覺光法師。後來顯明法師復還出家，由覺光法師幫他剃度，這就是廣為流傳的師度徒、徒度師的故事。

閱讀了覺光法師給的《金剛經講義》，發現老莊思想就包含在裡面。我們不去評論釋、道、儒這三家，因為這會有爭議。愚溪接觸佛家時也親近了許多儒學大師，在一個機緣下認識了一位清朝的王爺毓鋆老師（1906－2011），毓鋆老師的儒學地位與錢穆先生一樣，其創立「奉元書院」，為無數大學學子傳授「經、史、子、集」，直至今日

仍影響著台灣學術界。和南寺「造福觀音」四個字就是毓老師命名的。奉元書院及門弟子有數萬人之多，遍及海內外，其中有不少著名學者，包括「德簡書院」主持人、山長王鎮華老學長（1946－2002），也都曾來過和南寺。

愚溪開始閱讀《大藏經》後就將儒家和道家淡化，直接進入佛法的領域。在和南寺老和尚給愚溪很多禪修的功課，期間老和尚想邀請當代佛教學術有一定成就的高僧到和南寺做佛學研討。他奉命拜訪了松山寺的道安法師和其他法師，「造福觀音」開光時，星雲大師也來了。此後就逐漸從文學很自然的轉入佛學，他在大雄寶殿誦拜《大

方廣佛華嚴經》將近一年，同時也開始閱讀《大藏經》。在學佛之初有許多好機緣，遇到多位老師。松山寺道安法師圓寂前愚溪還在道安法師身旁，那是老和尚要愚溪去的，一來老和尚一般都待花蓮，二來愚溪年輕好動適合外出。也因為那一次的機緣，從松山寺的道安法師一路拜訪至剛成立佛光山的星雲大師。這也是愚溪在年輕時就和星雲大師的好因緣，日後2013年還到佛光山演出「剎海丞上僧」。

此外，愚溪還到台大旁聽「天台宗哲學討論」和《易經》。原本在台大教授「華嚴宗」的方東美先生（1899—1977）去世，覺光法師推薦教授「天台宗」的牟宗三先生（1909—1995）去台大授課，並寫信引薦愚溪去旁聽。就是在這個機緣下認識了很多朋友，同時一起聽了道家 and 易經等課程，最喜歡的還是宗教文學。喜歡東方文學和哲學，亦熱愛攝影與音樂，有一段期間親自製作音樂。由於喜歡東方文學哲理，音樂和美術多採用國樂和國畫，西畫和西樂相對比較少，但後來也有所運用。原則上以國畫和國樂來創作，這和佛教也比較相容，自然地東方文學與佛教整個融合

在一起，可以說是水到渠成。愚溪天生喜歡美的事物，創作談善的不談惡的，談美的不談醜的，這可以說是創作中的小小優點或缺點吧。

## 藝術與禪學的融匯

和南寺開始蓋大雄寶殿，接著建「造福觀音」，1982年竣工。「造福觀音」由著名雕塑家楊英風先生完成的。開光之後老和尚提出：「藝術有如敦煌互古，佛教流傳才有機會。」並希望能夠實踐他的願望，將藝術和禪宗結合，目標是和南寺以禪宗為修行的基礎，為佛教藝術弘法展開新頁，這樣才能有機會在歷史洪流中留下一點些微的足跡。老和尚問愚溪：佛教藝術應該如何進行？愚溪回答：要用新的科技。這就是多媒體的開展，於是他要求愚溪開始從佛教藝術著手規劃。

但在此前一年，1981年愚溪已向老和尚提出出家為僧的要求，但老和尚認為未來的佛教藝術不是想像中那麼輕鬆，希望他不急於這個時候。當老和尚開始收男眾弟子時，由於愚溪是第一個提出要出家的，因此大師兄的位置就留



◀ 2007年，印度總統卡藍帶領愚溪參觀其花園，並贈詩「我的花園在微笑」。

給了愚溪。

多媒體藝術需要文學、音樂、美術之素材並加以整合。在文學方面我們沒有問題，但是缺美術和音樂兩塊。美術這部分首先必須有畫面，愚溪喜愛攝影，不論到何處都會隨身帶著專業器材到處拍攝。但很多佛教故事用照片鋪陳是不夠的，加上文學創作要用眼睛，攝影也要用眼睛，在陳媚音眼科醫生建議下只能擇其一，如果兩者都做眼睛是負擔不了的，因此才放棄攝影，並開始尋找繪畫專才，這也是日後普音公司有編制內的畫家。

早期攝影部分以實景和翻拍以前的專業書籍，現成的唱片音樂加上普音的強項文字，製作出的第一部作品〈菩提

達摩〉總共只有二十幾分鐘，但那次的首映普音開發了電腦多媒體，普音是最早發展電腦多媒體的公司。美術部分愚溪只負責攝影，真正的美術繪畫部分並沒有太多的介入，主要由李奇茂教授、李義弘教授的學生們組成的普音繪畫組，所以總結來說美術是編制內，音樂是特約編制外的，加上愚溪的文學，這就是整個多媒體結構的完成。

最初從一開始的三機，一直開發到三十六部放映機。到了三十六機多媒體時影像動態畫質已經很強了，但是這時更強的電腦繪圖軟體出來了，現在一部電腦就可以取代當初所有的器材。現在的YouTube就可以說是當初的多媒體。但普音做電腦多媒體，不論是在佛教界或

是藝術界，成績還是有目共睹的，也曾入圍金帶獎。

首部多媒體〈菩提達摩〉在和南寺實驗演出，邀請朱西甯（1927－1998）全家，包括劉慕沙、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和馬叔禮。我們得到朱西甯的贊同，認為在那個時代這種方式是沒有人做的，是比較獨特的。依老和尚的構思：「將藝術和禪宗結合」。普音佛教藝術多媒體就依這樣的方向去做，也繼續開發。但朱西甯提出了一個問題，作品使用人家的音樂會有版權上的問題，同樣的攝影翻拍也有相同的問題。那時候老和尚問該如何處理此問題？朱西甯說：「需要培養自己的繪畫人才和音樂創作者，這樣未來才不會因侵犯著作權問題產生爭議。」

1982年，在朱西甯和毓鋆老師的建議下成立公司，在建立公司的過程中，持續在和南寺開發完成〈地藏菩薩〉，還是採用一般的錄音和翻拍別人的照片，雖然三十分鐘影片卻很令人感動。〈菩提達摩〉和〈地藏菩薩〉採用三機多媒體影片，因為是實驗片都沒有對外播放。1985年老和尚派愚溪在台北成立公司，歷經兩年規劃成立「普音

公司」。他希望發展純藝術導引進入佛教，因此沒有結合和南寺，但事實上普音就是和南寺的一部分。

和南寺在「造福觀音」開光之後，為了實踐願望，愚溪就是一個執行一切理想的做工者。在此期間製作了一部作品〈燃燈記——點亮你智慧的燈〉（1987），報名金鼎獎時新聞局說作品很好，但是需要以公司名義才可報名。之後繼續製作〈九色鹿〉（1989）就獲獎了，緊接〈雲童〉（1989）又得兩座獎，後來他們把之前的作品製作成錄影帶，獲得金帶獎入圍。

早期製作的音樂並非受到所有人贊同，當時〈點亮你智慧的燈〉在台中演出時，海報因為採用繪製佛陀半張臉圖像，認為不恭敬，被批評會下地獄。創作的音樂不是傳統佛教音樂與梵唄，演出〈點亮你智慧的燈〉時被人批評是靡靡之音。

當時〈菩提達摩〉和〈地藏菩薩〉（1988）在台大視聽教育館演出，有機會與在善導寺的中國佛教會聯繫，教會表示：會派出「副教主」來看，普音公司想：有高貴地位的人要來了，邀請後很是謹慎，後來才知道是保護的「護」——





◀ 2013年，國家音樂廳演出東方佛樂藝術多媒體「天人師」左起：性廣法師、中學庸教授、與一路支持愚溪(道一法師)佛教音樂創作的昭慧法師。

護教組。這是愚溪第一次和昭慧法師見面。那時候的作品正歷經各界批判，但昭慧法師很喜歡普音的作品，還和煦的問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有昭慧法師的認同肯定很是歡喜。在藝文界最早贊同和南佛教藝術的，在藝文界人士是朱西甯先生，佛教同門就是昭慧法師，這點所有和南寺的僧眾都知道，因為我們很需要這樣的力量，日後每一部作品我們都邀請昭慧法師蒞臨，而法師也很樂意前來。

由於早期創作是用別人的音樂做為配樂，四海唱片要關閉時，曾要頂讓給愚溪，這樣就有音樂可以使用。但基於普音長遠規劃，認為應該找尋屬於自己的作曲家，因此台灣、大陸、香港最優秀的作曲家都曾為普音寫過曲。普音在

台灣曾做音樂家選拔，讓每一位作曲家寫一首幾分鐘的曲子，再來評選出合適的作曲家。宗教與美術、宗教與音樂要結合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歷程是非常艱辛的。

公司成立後邀請蘇文慶寫曲，包括〈點亮你智慧的燈〉、〈菩提達摩〉、〈地藏王〉，音樂著作權全部在普音，畫作則是招募自國立藝專美術系的學生進入公司，由李奇茂教授擔任顧問，老和尚和專業畫家來指導完成。這就是和南寺佛教藝術多媒體，文學自己創作，美術培養自己的畫家，現在看到的YouTube影片，所有文學、音樂、美術都是普音自己的版權。正是因為擁有許多的音樂、美術作品，所以可以製作出無



數的影片。

佛教婚禮採用〈悉達多美麗的一生〉的音樂，甚至佛光山或慈濟都曾用過普音的音樂。如今佛光山和慈濟也往這個方向走，愚溪很高興，這代表著沒有走錯路。所以佛教藝術創新之初都有一定的困難，但是經過時間的推演融合，就有不同的時代形象。

音樂是普音公司花費最多心力之處，作曲家的費用和樂團的錄製費都很高。有人開玩笑說，富有的學音樂，窮的學畫畫，而最窮的就是學文學。真正在培養人選，音樂是最難的，並不是每個優秀的作曲家都能夠寫宗教曲子。普音公司要的是標題音樂，而非自由創作。例如〈九色鹿〉我們告訴作曲家這個故事，他要按照情節去寫。《點亮你智慧的燈》劇本故事出來，才進行譜曲。

音樂選才的過程，首先選擇十多位台灣優秀的青年作曲家，以〈十牛圖〉為主題創作，從中擇一二位，現在台灣著名的作曲家，大都曾幫普音作曲，目前只有與固定幾位作曲家合作。在合作的過程有兩個條件，第一個，要求作曲家必須要有宗教的思維，把佛教

所要表現的概念當作主體，用作曲專業去全力配合。這一點也是很多優秀作曲家無法合作的原因，他們堅持專業而後宗教。第二個條件，必須有經常性的溝通協商會議。例如獲得傳藝金曲獎最佳傳統音樂專輯獎——〈廖瓊枝的聲音美學〉（2020），作曲家盧亮輝和愚溪就有多次的會議，所以要拿到一座金曲獎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一般作曲家或許忙碌，不會願意進行多次溝通，但是愚溪會就創作的每一段都和作曲家仔細溝通，從音樂概念甚至包括到樂器的配置。最後如果要創作一部較強大的作品，我們會要求作曲家住在和南寺，這也就是作曲家盧亮輝住在這裡的原因。近期〈華嚴經〉的音樂和〈新十牛圖〉作品也很快會完成。

最初從三部幻燈機一直演變到三十六部幻燈機，但現在一部電腦就可以做到三十六部幻燈機的效果，所以我們必須轉化。那時候三十六部幻燈機做出來的畫面是很先進很美的，但是整個過程也是很辛苦的。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後，我們轉入YouTube，現在每個星期都有影片上傳。目前共有134部影片。最近的一部作品〈大悲咒〉，這個音樂是三十年前在

北京錄製的，現在若要錄製這部〈大悲咒〉音樂，經費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得到國家文藝獎郭芝苑的〈天人師〉（1998）釋迦牟尼佛傳是第二版本，第一個版本是蘇文慶作曲的〈燃燈記〉國樂版。愚溪覺得可以做得更輝煌些，所以找到台灣當時知名的作曲家郭芝苑，以西洋交響樂團的編制創作。找了國家交響樂團錄製，因為當時國家交響樂團是隸屬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在梁尚勇校長的協助下終於可以錄音了。

第一次排練時郭芝苑先生說不錄了，原因在於國家交響樂團出來的效果不對，因此才改至大陸錄音，並與北京中央交響樂團合作。那是第一次去大陸錄音，愚溪邀請人稱金耳朵音響論壇總編劉漢盛負責監製，錄製〈天人師〉和〈觀世音〉。快完成錄音時遇到六四天安門事件，錄音工作人員後來順利回台。〈天人師〉2013年12月25日由文化部主辦台灣國立交響樂團在國家音樂廳演出，那一場音樂會昭慧法師也有蒞臨出席。

第二部〈如來世家〉（1991）則得到金曲獎，這一部作品是愚溪親自到大陸錄音並且簽約合作的，是160多位音樂

家的大編制作品。現在每一部YouTube影片的音樂，如果以現在的製作成本來計算一定沒有辦法完成。但是普音長期累積儲存的音樂作品，至少可以再製作三十年影片。

分享一個有趣的故事，聖嚴法師為什麼會同愚溪交好，因為當初法鼓山有一本雜誌，不確定是否為《人生雜誌》還是更早期的刊物。因為看到《新原人》季刊內金剛經的講義，要訪問迂園道一，由於《新原人》季刊是普音出版，他們打電話去普音公司提出想要訪問迂園道一。正好是愚溪接的電話，回答說迂園道一在山上閉關，但他的徒弟愚溪在台北，如果有事情可以聯繫訪問愚溪。後來知道愚溪就是迂園道一後，與聖嚴法師的交情就特別的好。中國文藝協會有一年頒贈榮譽獎章給聖嚴法師，當天法師說了很多話令愚溪很是感動，過後愚溪主動寫了〈天地一真僧〉要送給聖嚴法師。就在聖嚴法師圓寂前，果東法師來電話通知，愚溪就將寫給大師的〈天地一真僧〉在和南寺大雄寶殿朗誦後送過去，因為所有的大雄寶殿都是相通的，原詩作送到農禪寺的大雄寶殿，與果東法師一起再次朗誦給大

師，這部作品目前由大陸知名的作曲家已經譜好曲。

## 袈裟音聲度有情

以上是愚溪出家前做的事，那麼出家後還能做什麼？其實都是一樣的。當然會有一點小差別，出家前為了接引一般大眾，藝術的份量比較高一點，出家後即多偏向宗教。但是宗教和藝術要融合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宗教要受到藝術界的肯定是難上加難，但是普音的作品受到李奇茂、歐豪年教授們的肯定，繪畫同仁蔡德盛、蔡麗雪、戴筱琴等等都是李奇茂教授的學生。文學作品也獲得金鼎獎的肯定。

純文學和宗教文學、純藝術和宗教藝術、純音樂和宗教音樂，怎麼去結合？這就是愚溪現在的修行課題。修行種種看起來似乎是理性，但是菩薩就叫「覺有情」，還是有情的。普音一直在為融合佛法和藝術而努力。老和尚說作品首先要讓文學、音樂、美術相關人員肯定，而不是只有宗教界肯定。因為佛法是我們最深的本體，如果沒有獲得文學、藝術家的肯定，最終被歸回宗教，

就無法在一般純文學領域站出來，也會失去普音公司一直以來要將佛法智慧的美好傳達給普羅大眾的心願。

1994年正式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紫金寶衣》，開始用愚溪這個筆名。這是將佛學和文學做結合的作品，獻給宇宙星河所有的大小孩。1996年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推薦為優良讀物。《紫金寶衣》漫畫1998年行政院新聞局推薦為中小學優良讀物。1999年《紫金寶衣》CD〈夢一般的大海〉榮獲最佳作詞人金曲獎。《紫金寶衣》音樂有聲書，2004年入圍最佳兒童樂曲專輯金曲獎。《紫金寶衣》文學繪本，2005年入圍金鼎獎兒童及青少年圖書類出版獎；最佳漫畫書獎。

1995年第二部小說《袍修羅蘭》瓔珞姑娘的故事，榮獲1996年文學創作類圖書出版金鼎獎；得獎評語：「以童話的筆調，訴說一個畢生追尋理想世界的美麗故事。生動描繪了人類精神領域的各個層面，傳達『真理與美同在』的意涵。」更請作曲家依《袍修羅蘭》書中八位主角，探討躍動於生命之流的「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因子匯歸真理〈如來藏〉創作樂曲。從



◀ 2010年，印度總統卡藍為愚溪舉辦歡迎會，並贈送金佛期許台灣國泰民安。

網路上搜尋〈袍修羅蘭〉這四個字，尤其是對岸，把〈袍修羅蘭〉變成國家音樂考試指定曲目，也經常是音樂會的演出曲目。站在佛教立場不去追究版權，但《袍修羅蘭》著作權及版權終究是在普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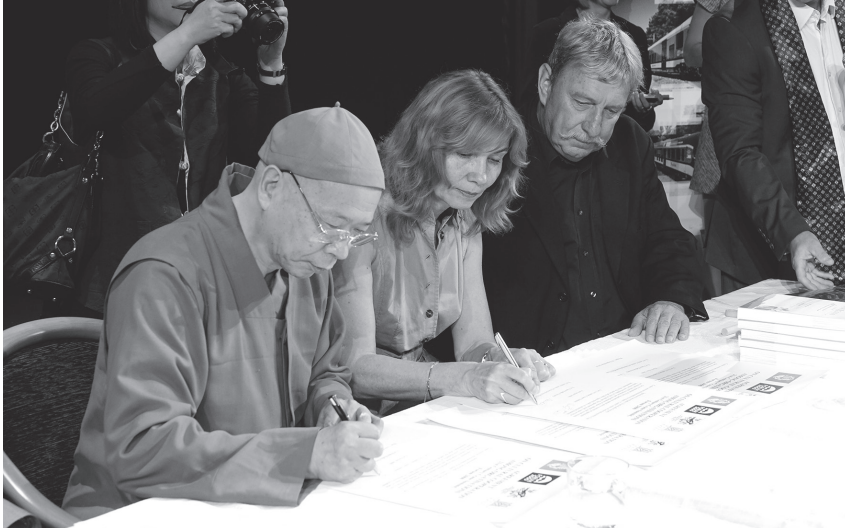
《紫金寶衣》說的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故事；《袍修羅蘭》是東方藥師佛的故事；《阿蜜利多》是阿彌陀佛的故事，這三部作品都有獲得金鼎獎和金曲獎。《袍修羅蘭》獲得圖書出版金鼎獎，這比金曲獎更難得到，因為競爭的數量較多。記得揭曉《袍修羅蘭》獲獎那一天，正好就是藥師佛的生日，非常

的神奇。愚溪深信諸佛的威神力量，這也是愚溪一生很相信堅定地往這個方向走去，一路行來沒有改變，一直能感受到佛法的無邊力量。

從《紫金寶衣》開始到《袍修羅蘭》、《阿蜜利多》、《蕊香漩渦》以及後來《17·23七夜待》就是妙法蓮華經的故事。如果新冠狀病毒（COVID-19）能趨緩，計畫兩年後能演出，但我們會先在YouTube 陸續播出《17·23七夜待》的影片。

愚溪談到為何會跨領域的結合，如果當初是要寫未成形的那部小說，就不成立這個問題了。但是當愚溪心態改變





◀ 2016年，「鶴山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與「論壇二〇〇〇」簽署合作盟約，透過文化藝術交流促進世界和平。

邁向整個以佛教為骨幹，藝術為肉體，那勢必就是一個立體的不存在於平面的創作。所有東西從創作的那一念頭開始就是立體化，他的作品都可以變成音樂、看到畫面、變成舞蹈。很多音樂家看到愚溪的作品就會寫出音樂篇章，畫家看到會有一幅幅畫面呈現。

從《紫金寶衣》、《袍修羅蘭》、《阿蜜利多》到《蕊香漩渦》就已經考慮到整體三度面向，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變成劇本，可以演出。後來的多媒體更是需要這樣的整體創作概念。因此當把《紫金寶衣》給音樂家時，就可以表現出豐富的春夏秋冬篇章，也獲得金曲

獎。《袍修羅蘭》除了獲得文學類金鼎獎也獲得多座金曲獎，到《蕊香漩渦》也是涵蓋了作詞和作曲金曲獎。這個過程就剛好很符合多媒體的創作，我們的作品從前面的〈菩提達摩〉、〈地藏菩薩〉、〈點亮你智慧的燈〉、〈九色鹿〉、〈雲童〉、〈觀世音〉一系列下來，就是以這種心態去融合，也符合當時多媒體很完整的意念。這可以說是無限的巧合，上天的賜予而自然形成。

最初製作多媒體時，最艱困的部分就是攝影的定位翻拍，如何將影片做結合形成動感是很困難的。另外還要學習操作全新的多媒體電腦，但定位攝影還

是最為辛苦，只能選在每一天日正當中才不會有陰影。不管如何，這些東西的融合不是說以愚溪個人文學去融合，而是以老和尚說要做什麼，愚溪只是其中一個工作者去執行工作，並沒有太多個人化的東西。

當新的繪圖電腦出來後，發覺原始幻燈機多媒體勢必會被淘汰，而老和尚有所預知，我們發展為立體舞台開始進入國家音樂廳和國家戲劇院演出。從影片錄音這種虛擬的效果變成實體的舞台演出，國家音樂廳和國家戲劇院演出過十多部，從2002年起幾乎每年一部作品演出。最近一次2018年在和南寺藝術中心演出的〈地藏王菩薩〉，2013年12月25日在國家音樂廳演出〈天人師〉作品，昭慧法師也蒞臨觀賞。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尚未找到新方法取代老舊的幻燈機多媒體，因而先進入整個舞台實體表演。

更早前還有網路與網站，有著手但投入不多，原因是無法達到佛教藝術多媒體的相同概念，直到三年前發現新的媒體YouTube平台。可以看到短短的兩年時間，已經上線一百多部影片，每週

也會定期上傳新影片，這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一切的結合源自於當初老和尚的弘法理念，愚溪只是在執行老和尚的期望，再次將文學、音樂、美術結合，成為新的和南佛教藝術2.0。

## 大千世界傳達一份清涼

愚溪談到諸多創作中最深刻的作品有三部，但是若只能回答一部，他說是尚未完全出版的《詩·小說卷》；這部作品總共11冊最後彙編成一大冊，但是目前只出版到第七冊，因為一位重要主編在2008年辭世，這部作品暫停下來，但這部作品終究還是會完全出版的。

第二部作品是111卷軸詩《微塵經卷》。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微塵經卷》也可以列為愚溪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老和尚在宗教領域的參悟性很高，愚溪這部作品是以傳慶老和尚教導傳承，將這些語言轉化成文字變成111標題，就是現在所謂的《承天授手 廣傳道法》。愚溪將111個標題轉化成111卷軸形成了巨大的《微塵經卷》。

最為深刻的作品，真正來說是《袍

修羅蘭》。在弘法的過程中是非常有利的，從「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因子匯流如來藏的佛學哲理闡釋，包括北大副校長對《袍修羅蘭》有很高的評價。上網查尋「袍修羅蘭」四個字遠勝過作者愚溪。「袍修羅蘭」是宇宙最高智慧生命，我們必須學習它，其實這就夠了。

以上三部作品，是無法一起評價哪一部是最為深刻的作品，因為第一部《詩·小說卷》尚未完成；第二部111卷軸《微塵經卷》終究是在表達老和尚的精神；第三部《袍修羅蘭》本身對於初階的弘法讓人們了解智慧，《袍修羅蘭》表現的是很壯觀。未來《袍修羅蘭》會出版套書，因為這部作品曾獲得金鼎獎。金鼎獎與金曲獎是完全不一樣的獎項，要獲得金鼎獎比金曲獎是難上加難。因為金曲獎每次大約是三千人報名，金鼎獎卻是三十萬本書競賽。一如我們的作品入圍很多次的金曲獎也獲得多座金曲獎，都遠高於金鼎獎，金鼎獎只有一座，就是《袍修羅蘭》文學創作類圖書出版金鼎獎。

不管是文學與音樂創作都是回歸

1987年普音當初創辦的初衷「為大千世界傳達一份清涼的訊息」。「普音」是傳慶老和尚的內號，希望帶給人類一個清新的、幸福快樂的感覺，在這個過程上所有的創作都是要有利於人間，不傷害到人間任何的一個狀態，一切皆以宗教為基本主體，文學藝術無論小說、新詩、散文、戲劇、音樂等都是糖衣，最後只是要傳達兩個字就是「佛法」，當然我們所傳達的都是微小的佛法。

出家前後走的路是一樣的，只能說出家前藝術成分高於宗教一點，出家後宗教成分高於藝術一點。愚溪天生感性發展超過理性，「覺有情」放在前面的。和印度卡藍總統見面時也曾探討過，所謂的感性和理性是可以融合，並非絕對的分開，只是看融合的程度如何。卡藍說過：「用智慧的理性和有情的感性，兩者都是百分百去融合，這就是印度所說對佛教很友善。的佛。假使智慧的理性達到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有情的感性達到百分之百，這就是菩薩。感情壓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但智慧理性達百分百，這就是羅漢。一般有情眾生領悟力比較高的就是覺有情。」愚溪也相同認為。





◀ 2009年，愚溪(右二)在斯洛伐克總統柯瓦奇(右一)陪同下與捷克哈維爾總統及夫人會面，進行詩與音樂的交流。

「和南佛教藝術」不但要在佛教界和宗教界，也要在文學界和藝術界一併受到肯定。所以在普音公司所有獲獎的作品，印證了不是只有佛教界、宗教界，還要文學界、藝術界受到肯定，這也是愚溪擔任過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的原因之一。目前獲得的百分之九十獎項都是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不僅受到文學界的肯定還有國際上的肯定，因此愚溪的創作路線從初心到現在，始終如一沒有改變過，唯一要改變的，就是讓「和南佛教藝術」更加深度化與廣大化。

### 以文會友的國際交流

為了國際交流，2004年成立「鶴山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成立論壇第一是為了紀念新世紀佛教藝術得道高僧傳慶法師，也就是在發揮傳慶老和尚原初的精神。因此「鶴山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會不定期的進行交流與合作。透過文化藝術交流，增進全人類的互相了解，促進世界和平。

2016年在捷克與三個組織互相交流，捷克筆會（Czech Centre of PEN International）、卡夫卡協會（Franz Kafka Society）、國際文化單位論壇二〇〇〇（Forum 2000）三方簽署文化

合作盟約。論壇二〇〇〇每一年都會邀請各國元首，李登輝總統曾派連戰去參加，馬英九總統派劉兆玄參加。當年「鶴山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和「論壇二〇〇〇」組織簽署合作盟約，回到瑞士就接到外交部的電話，一來恭喜愚溪得到布拉格文學獎，但外交部主要得知與「論壇二〇〇〇」組織簽約，希望未來愚溪能做點什麼，他也表示會配合外交部的指導去做些事情。

以文會友是愚溪與國外友人的交流方式。尤其是具人文思維有文采的總統，一首詩文就足以與其真摯的交流。將詩文翻譯成英文，用書法寫詩文裱褙成卷軸，是最真誠的見面禮。印度以印度教為主，前印度總統卡藍本身是回教徒，對佛教很友善，他喜歡有哲思的文學交流。愚溪稱卡藍為「形上旅人」，卡藍稱愚溪為「天際行者」。

回顧2007年與印度總統阿布杜·卡藍（A. P. J. Abdul Kalam, 1931-2015）見面，就是用詩的交流。愚溪寫了一首很長的詩「跨世紀的火鳳凰」，卡藍總統寫了「我的花園在微笑」（My Garden smiles）新詩，並以Flash影片播放來迎接

愚溪。當天同時獲頒卡藍總統頒發的勳章，得到勳章非常榮幸，一位平民要獲得總統贈詩是相當不容易的，且更加珍貴。在半個多小時的會面後，卡藍親自帶愚溪去參觀花園，光是花園園丁就有三百多位。當時一行人來到神仙亭朗誦「我的花園在微笑」，卡藍總統說：「這是昨天晚上親自寫的。」寫完後用四個小時製成flash影片贈予愚溪。愚溪也拜訪印度前任94歲的老總統，世界上的宗教問題、和平問題，或是詩的語言，這些一概都會談論。

2008年3月初春時與斯洛伐克柯瓦奇總統（Michal Kovac, 1930—2016）會面，愚溪寫了一首詩給他，總統對於文化非常欣賞，愚溪在斯洛伐克新書發表會時總統全程參加，隔年柯瓦奇總統還親自同車陪愚溪去捷克會見哈維爾總統（Vaclav Havel, 1936—2011）。當時哈維爾總統以中國茶會方式禮遇接待，很令人感動，並進行詩和音樂的交流。在這個過程中，愚溪發現捷克的音樂演出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他們是與生活融為一體。開會的型態也不一樣，在歐洲開會只有要說話的人才上台，所有的人都坐在台下，而東方



◀ 2017年，迂園道一方丈受蒙古總統恩卡巴爾雅邀請，至蒙古大學演講廳演說「石鏡禪心」。

開會都是台上排排坐非常的壯觀。

談到蒙古國部分，回到2006年7月會見蒙古總統恩卡巴爾雅（NambiarEnkhbayar，1958—），他也是著作等身。愚溪寫了長詩「有龍在騰格里長生天的藍天之城」，獲得「成吉思汗」國際詩歌競賽首獎，2008年因為「圓相世界」歌舞劇的演出，再得了一個「納蘭達」（Nairamdal Medal）友誼勳章。數年後2017年愚溪又重訪蒙古國，

獲烏蘭巴托頒贈佛教界中的大獎「大鵬金翅勳章」，並受總統邀請在蒙古大學演講廳演說「石鏡禪心」。其實蒙古總統對中國文化是很理解的，他在位的時候愚溪，至少去了四次蒙古國，每次總統都會問愚溪《莊子》，並談論莊子和禪學。恩卡巴爾雅總統喜歡打坐，每年一定都會找一個地方去打坐七天，就像印度卡藍總統一樣，不論多忙每個月堅持寫一首詩。這些總統都非泛泛之輩，其意志力之堅強絕





◀ 2018年，和南寺多寶如來和平吉祥塔暨燈傳禪舍落成，蒙古總統恩卡巴爾雅、前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前經濟部次長黃重球與迂園道一方丈合影。

對不是我們所能比擬的。

所以當與他們建立了交情，就成了永久的友誼。當台灣有颱風或地震的時候，往往都會在第一時間致意，不僅是問候愚溪，也問候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2010年5月，印度總統卡藍在他的母校清奈安納大學（Anna University）為愚溪舉辦歡迎會，並送一座重達十九公斤金佛，這尊金佛我們也曾在國家圖書館展出。卡藍總統贈送的金佛不是只給愚溪一個人，他是希望這尊佛能夠保佑全台灣二千三百萬的人們，期許台灣國泰民

安、風調雨順，這就是卡藍總統對台灣無限的祝福，愚溪只是代表接受而已。

可看出這些總統的思想與心靈的廣闊，絕非我們能夠想像的。2007年卡藍總統朗誦「我的花園在微笑」時問愚溪：當一個詩人或是宗教家要如何使這個世界和平？這一點是最重要的。當時卡藍總統與愚溪將「世界和平」列為宇宙之間最重要的一個課題。卡藍總統指出：愚溪既然是位詩人又兼具宗教家，那更應當要負起這個責任。所以不論是當詩人或是宗教家，對於世界的和平、人心的安穩，都

必須提出貢獻。這就是愚溪和所有總統接觸後受到的教導並深有所感的。今日，愚溪不論是文學詩人身分，或是宗教僧人這些總統給予的啟示和相處，使其深深感受到怎樣做才是最有意義的。

除了印度和蒙古國際交流，再來就是韓國和日本，其次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與捷克交流，在於捷克在全球文學發展具有很高的地位，設有卡夫卡文學獎（Cena FranzeKafky，全球重要性的文學獎項）。2020年捷克國會議長率團來台灣訪問時，議長向我外交部要求安排會見愚溪，幾番尋找發現就是和南寺的迂園道一。經年累月的海外交流，愚溪和外交部非常熟悉，最後敲定安排捷克議長和一位愚溪在捷克的朋友，與其他三位議員一起會面。因接待地點的幾番波折，以及考慮到議長行程忙碌，才取消會面。最近捷克議長連任後來信提到，等疫情過後邀請愚溪去議會演講。這些就是國際上的交流狀態。

## 有善念就有奇緣

和南寺的規劃每七年到十年完成一

個階段，成立普音公司，最快七年、最慢十年就要讓普音穩定成長。印象中第一次參加國際書展時，有一家出版同業提到：你們撐不久很快就會不行了。後來反而是他們先結束了。第一個七到十年是讓普音定調、站穩；第二個七到十年是讓整個和南佛教藝術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所以，所有的個人文學、音樂、美術都在這個時期啟動，所有普音的作品取得專業的認同並獲得很多的獎項。得到文藝界的認同，包括張默、辛鬱、洛夫等。洛夫（台灣現代詩詩人，1928—2018）來到和南寺，寫了一首長詩〈背向大海〉。

第三個七到十年階段是國際化，「鶴山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於2004年成立。所以愚溪設定2010年左右到第四個階段，回歸到和南寺，計畫2011年現出家相。2003年在和南寺開始國際化，2004年在韓國演出多媒體，2005年到美國洛杉磯世界詩人大會，2006年與蒙古總統聯合舉辦活動。2007年兩次印度之旅，3月28日參觀總統卡藍的花園，9月「世界詩人大會暨鶴山二十一世界國際論壇」。2008年去了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等國，直到2010年國際化完成。最後一波的國際化活

動在2010年達到高峰。

從2010年5月印度會見卡藍總統，總統寫了〈海洋的相遇〉新詩給愚溪。5月4日中國文藝大會在和南寺舉辦，200多位文藝界人士出席。6月底，在國家圖書館舉辦「蒙古經像藝術大展」與蒙古前總統一起出席。接著12月「世界詩人大會」邀請卡藍總統來台，隨後孫家正率團來台進行海峽兩岸論壇。愚溪一系列的國際活動，於2010年計畫完成階段性告一段落。

到此，愚溪自覺年歲已高適合修身養性，可現出家相。卻在2011年收到捷克哈維爾總統邀請函，基於禮貌不希望使哈維爾總統受到驚嚇，因此出家規劃順延。在2013年春日愚溪請圓明法師來代替完成現出家相的最後剃度，因為愚溪年輕時已由傳慶老和尚剃度。所以不論是身為愚溪或迂園道一，一路走來都是在實踐老和尚的任務。現在回到和南寺應該說是第五個七到十年。前面三個階段是愚溪答應老和尚要完成的，所以完成後就可以如願現出家相了。

進入第四個階段，愚溪回來和南寺後把地藏殿修繕完成，整修住宿區

域，建禪堂、蓋寶塔。寶塔是老和尚的願望之一，當年老和尚找楊英風先生雕塑「造福觀音」時，經過兩年多溝通協談。楊英風說：觀音站著才有力量；老和尚說：坐著才不會那麼累。當初老和尚說：「造福觀音」要坐落在現在寶塔的位置；但是楊英風說：主體要在中軸線，商量很久後互相達成妥協，採用中軸線坐姿觀音。由於和南寺不接外眾，礙於經費拮据，無法接續建造多寶塔。正因如此，一直以來很多藝術家和作家喜歡來和南寺，因為不會受到打擾可以專心創作，並且來和南寺只要寫一首詩就吃住免費。當初「造福觀音」設計後的估價，老和尚是負擔不起的，因此楊英風說：材料費由和南寺負責，其餘的設計、建構都由楊英風來處理，之後楊英風及其學生、家人兩年在和南寺親自塑造造福觀音。

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多寶塔本來要蓋在地藏殿位置。但當時建築僅有大雄寶殿，殿內一邊放往生蓮位，一邊放長生祿位，經常被人議論。因此老和尚決定先蓋地藏殿，將往生蓮位與地藏王菩薩從大雄寶殿移出。最初大雄寶殿是供奉釋迦



牟尼佛、東方藥師佛和地藏王菩薩，現在所看到的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蓋好了地藏殿之後，就沒有經費蓋多寶塔，因此老和尚一直心心念念著寶塔，希望愚溪一定要完成。最終多寶如來和平吉祥塔在2018年落成。

每個七到十年並非一個階段做完才邁入下一階段，「造福觀音」開光後那一年，一切都規劃好了，整年度都在規劃每個階段，愚溪說並不是自己有多厲害，而是依循老和尚當初的理念。每個階段最慢十年完成，不到七年不停。就像普音公司在成立第二、三年時非常的艱困，但是我們撐過去穩下來，並讓社會有所認同。下一個第六階段是在培養傳承。現在是進行第五階段，就是把這些影片透過YouTube因陀羅網傳輸到全世界，包括「石鏡禪心」的英文版，運用因陀羅網和實際的部分都在朝這方向，虛擬網路會走在前面，實體在後。

執行工作遇到困難時難免會有挫折感，但後面還有很多階段要執行。愚溪和團隊要去任何地方，一定要求僧團誦經向諸天菩薩祈禱加持，每次都很成功。以非常虔誠的信仰去破解遇到的困難，一路走

來受到諸天護法的護佑，每個階段都能順利通過。而且在進行的過程中設定目標達成率，希望獲得社會專業人士百分之八十的認同就滿意了。目前文學部分，已經受到認同，甚至居於領導地位。美術的功力尚未達到這個目標，音樂已達到百分之九十。這些都受到社會的肯定，在宗教本身更是沒有問題。

愚溪認為「有善念就有奇緣」，每一件事都是奇緣。如印度有一本詩刊，每一期的首頁都是刊登卡藍總統的詩作，詩刊的創辦人與卡藍總統是好友，愚溪的詩正好進入這本詩刊，因此卡藍總統才看到愚溪的詩，這些都是奇緣。我們到海外作品都是翻譯成英文，有專門的團隊負責翻譯。與印度國際交流官方使用英語溝通比較沒有問題，但是蒙古普遍不用英文，需要以蒙文來溝通。2006年與蒙古總統擔任共同主席召開「鶴山二十一世紀論壇」會議時，行前在台灣找到了一位蒙古在台學生名叫薩亞如，正巧她是議長的姪女，在很多事情安排上就方便許多。有時候機緣很重要，機緣對了就對了，有善念就會有奇緣，就是正好正巧碰到。◎

# 佛弟子的「玻璃心」

撰文 | 釋昭慧

## 臉書留言錄（之八六三）

110.2.5

昨天，偶翻臉書，看到了一位傑出社運界臉友的一段感言：

「因為是法師，告別式不放影片，不念弔念文，只誦經，結果有些家人很生氣，說這樣怎能叫告別式，吵到有人退群，……」

我忍不住跟帖問道：「為什麼法師告別式不能放影片？祭文也沒問題。這種說法不可思議。」

「出家前的生命歷程難道不能回顧嗎？弘一大師傅，哪個不是從他幼年說起？還有他的感情故事與茶花女演出呢！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也會回顧年少輕狂的歲月。」

「學佛者倘若如此忌諱表述在家時期的生命歷程，這未必是『如實正觀』的生命態度，也就難怪家屬會如此反彈。」

另一社運好友跟帖云：「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規定真的不用太理他們，對得起自己良心不要遺憾比較重要吧？光是妳寫的

悼念父親文就已經讓我在捷運上眼淚失守了！」

「以後我死了還是要找釋昭慧法師替我安排比較妥當^^」

子夜看到這兩段回應，我又跟了兩帖：「好在佛陀沒碰到這種佛教徒，否則《佛傳》得從佛陀半夜離開皇宮寫起，而他是王儲，他的家世，他的親眷，他的幼時故事，乃至他娶妻生子，都將被塵封了！」

「請看我為出家母親請人剪輯並配樂的追思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OI4JE2nVs>」（知光師公追思影片由廖崇仁居士發心製作，其中的照片是我選輯的，旁白也是我撰寫的。）

這位友人的臉書沒公開給所有臉友，所以恕我不直接連結轉分享，但我之所以將彼此的對話轉貼，是要表達一點：佛教界某些對「出家」角色的期待，真的讓人窒息！

大家敬愛的印順導師，他的自傳《平凡的一生》，過往隻字未提出家前的一段婚姻。直到圓寂後，《平凡的一生》出現了重

訂版，其中有如下兩段：

十八年（二十四歲）夏，父親又在終日安詳睡眠中去世。「諸行無常」，「愛別離苦」，我在憂苦不堪中，成就了出家學佛的決心。當然，這一期間，也有可喜的，是引寶在十八年秋，生了一個男孩，取名「惠生」。出家好，但引寶呢？金城呢？惠生呢？我不能不顧念妻兒。但不能從事農、工、商的我，能專心學醫、教學嗎？不可能！我的心，已屬於甚深的佛法，時時想到復興佛法，利濟人群。我終於在對引寶、金城、惠生的深深歉意中，遠離家庭而去了！

別離大陸四十多年了，八十九歲（民國八十三年）老僧，竟去大陸一遊，可說真是意外！……八月初一日，集合了同行的厚觀、性澄、明聖、達聞、導遊蔡芳輝——六人，乘機抵香港，又轉機抵福建的廈門，……十六日，乘汽車抵海寧市（硤石鎮），住海寧賓館。惠生夫婦、金城與長子陸子康，來賓館相見。別來六十多年了，相見不免有意外的感覺。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引寶已於民國三十四年去世。他們現在都住在硤石，所以我也不問故鄉是怎樣了。十八日是觀潮節，性澄他們去鹽官（從前是海寧縣城），在錢塘江邊觀潮，惠生邀我去他的家，見到了惠生的兒子，茂榮與茂鑫；金城的兒子，子康與子林；還有下一代的兒女。這麼多的人，是當年離家時所想不到的。大家相見，想起從前，都不免又喜又悲的！惠生、金城等，與我們同行，返杭州，住黃龍飯店。

這正是我所認識的印順導師，有情有

義，有血有肉。他對我們這些法眷尚且慈護備至，何況是對自己的至親骨肉呢？

充分理解印順導師為何到晚年才把這段生命故事寫出來，並且選擇於他圓寂後才公開。那不是秘密，但為了護念佛弟子們的「玻璃心」，他原本打算「塵封」這段如煙往事。他知道，他已屬於「佛教」，那麼，屬於「自己」的這段前塵往事，就不要擾動大家的心吧！

但到最後，他還是輕描淡寫地作了婚姻與子孫的陳述，因為，這才是他生命歷程的真實全貌。

果然，重訂版一出，就有眾多佛弟子「玻璃心碎滿地」，因為這不符合他們對「高僧」的期待。

問題是，人家那時還沒出家，不可結婚生子嗎？那個時代，那個年歲，沒結婚才很奇怪，是吧！

人的一生是一整體流動的歷程，怎麼佛教界會有這麼奇怪的做法，硬是在追思會上只准誦經，避談亡者出家前的「前塵影事」，乃至子女祭文與追思影片都被遏阻了呢？

回到這位傑出的社運友人，其後在臉書，我拜讀到她為出家父親寫下的追悼文，情辭懇切而令人動容。看完之後，不禁對她這位出家父親產生了更大的敬意，並且跟貼云：「這篇稍濃縮，就是很好的祭文！可惜了，那家奇奇怪怪的葬儀社！」◎



# 請容我「煮鶴焚琴」

## ——從藝術鑑賞到倫理檢核

撰文 | 釋昭慧

### 臉書留言錄（之八三四）

109.8.7

**學**佛前後的最大差別在於：學佛以前，容易受到美麗詩文的感動，而忽略其陳述，是否經得起倫理檢核。但學佛後（特別是在投入「倫理學」研究之後），我會基於「專業慣性」，就著那些映入眼簾的美麗詩文而檢核其倫理意涵。

例如：我青年時代最喜歡羅家倫作詞、李惟寧作曲的「玉門出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pEDFjFmSM>，2:05-3:36，業師劉德義教授指揮，中央合唱團合唱）

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疇，大漠飛沙懸落照。  
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  
過瓜田碧玉叢叢，望馬群白浪滔滔。

想乘槎張騫，定遠班超，漢唐先烈經營早。

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更是歐亞孔道。

經營趁早，經營趁早，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鵬。

這首歌的詞曲優美，所描述的塞外風光，氣象壯闊，震撼人心。對我們這些受到父執輩影響，在「國仇家恨」的澎湃情緒中打轉的四年級生而言，自然深受感動。但如今，我會客觀思考各民族在當地的主體性，而不再純粹從「漢民族本位」來看待問題。這麼一來，感動之情頓減。

大部分情色與暴力的內容，都可以因其具足「美」的形式，而在倫理層面被輕輕放過，甚至在某種意識形態的鼓舞下，受到過度揄揚。

再舉岳飛的〈滿江紅〉為例。中學

時代，它被納入國文與音樂課本。我們不但背誦它，而且引吭高歌（我至少唱過兩種〈滿江紅〉的曲調；其中之一是較為抒情的古調（<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hyrbJCcM>），為眾所熟悉；另一種則是林聲翕的合唱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PsJh1\\_5kk](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PsJh1_5kk)，2:16-4:03處是本首合唱）。

但學佛之後，再回頭檢視其詞：「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忽然覺得毛骨悚然。這種「吃人肉，喝人血」的壯志，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其實這樣的倫理檢核，大概也無損乎這兩首詞曲的藝術價值吧！我依然挺喜歡這兩首詞的曲調，尤其那是青年歲月不能抹滅的痕跡。而且人家陶醉在詞曲之美，我這樣橫裡殺出，實在有點「煮鶴焚琴」。

同樣的，傳說中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詩：「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也請恕我「煮鶴焚琴」一番：

倉央嘉措如此，蘇曼殊亦然。他總是向美人「放電」，然後再自虐、虐人，說甚麼「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這在今日的「狗仔」標準，肯定就是「擦邊球」式的佛門醜聞，但因其才情橫溢，人們好像輕易就能原諒他們的「越軌」，並且還將他們的情詩傳唱不已。

從「梵行」律制而言，這兩位大情僧，終歸是修行失控。

倉央嘉措想要在「如來」與「卿」之間左顧右盼以求「雙全」，最後肯定「雙輸」。至於蘇曼殊吧，「淚」當然是伴隨情感的。無情誰能落淚？這首詩，肯定是讓女方為他落下滿鉢之淚，他這才端出僧相而以「無情」自居。倘若果真「無情」，又何來的「恨不相逢」之憾？

我可不是金山寺棒打鴛鴦的法海大和尚，只是覺得：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有一位俊帥的學生，曾經為僧，後因故還俗，前些時還翩然帶著妻子過來看我，我滿懷歡喜，祝福無限。

總之，我認為，只要不負自己的一念初心，擇一逕直而行。在菩提道上行到盡頭，驀然回首，你將會發現，「如來」與「卿」不一不異，問題在一己執念。這就是《雜阿含》所述：「非眼繫色，非色繫眼……於其中間，若彼欲貪，是其繫也。」《金剛經》所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是故，非「卿」繫「我」，非「我」繫「卿」，若彼欲貪，是其繫也。對「卿」放下執念，當體即如如佛。對「如來」若生起執念，依然不見如來。◎

# 佛門性別歧視的罪證

## ——「八敬法」

撰文 | 釋昭慧

### 臉書留言錄（之八七四）

110.3.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sikha/Trishiksha In Pali and Sanskrit tradition of Buddhism（佛教三大傳承之三學國際研討會）於3月5日第一場研討會的錄影，大會已放在Youtube供眾點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5ZPW6aiqg>。

### 背叛佛陀，也背叛了眾生

在該影像紀錄中，從18:48至39:15，有我於該場會議發表論文"The Principle of Adhisīla-sikkhā Across Buddhist Heritages - The Study of Legal Philosophy with Respect to the Buddhist Precepts"（跨傳承的戒增上學原理——佛教戒律的法哲學）的影像紀錄。

由於這篇英文論文長達20頁，在有限的發表時段，我非常精簡地依佛教倫理學的視野，提出制戒精神（護生）與制戒目的（令正法久住）的兩大脈絡。

佛陀制戒有十大效益考量：攝取於

僧、令僧歡喜、令僧安樂住、難調者令調順、慚愧者得安樂、令未信者信、已信者令增長、斷現在有漏、斷未來有漏、正法得久住。這十大效益，可說是佛門憲法。觀諸律典可知：一切戒律的制定，都是來自這十大效益的考量。印順導師精簡為六個要項：和合、安樂、清淨、外化、內證、究極理想（令正法久住）。我則再精簡為三個要項：

1. 令修道者個人減除障道法（利己考量）。
2. 令僧團和合、安樂、清淨（團體效益考量）。
3. 建立社會公信力（社會觀感考量）。

接著話鋒一轉，我直攻佛門性別歧視的罪證——「八敬法」。

首先就文獻學研究角度，我指出它根本不可能是「佛說」，並依「隨犯而制」的法理學提醒大家：佛陀制戒必須「隨犯而制」，哪有女眾還沒出家，談不上「犯」的情況下，先端出八條法規來要求她們就範的道理。



其次就制戒原理來作檢核，「八敬法」有違十大效益考量的佛門憲法。我的意思是：下層法規違背上層法規（特別是根本大法），當然無效。

就十種效益考量的三大要項來看：

1. 八敬法不但不能減除障道法，反而橫生障道因緣，兩性修道人因此而心性扭曲。佛制戒原意，是要令修道者個人減除障道法，結果比丘因「八敬法」而自大、自卑（面對表現優異的比丘尼，特別如此地心理不平衡），比丘尼因「八敬法」而自卑、自大（面對比丘固然自認低他們一等而自卑，面對沙彌尼與居士依然自認身居優勢而自大）。

2. 僧團無法和樂清淨，比丘較諸比丘尼，顯得更有優勢與特權。僧尼福祉差距太大，無法利和同均。

3. 社會觀感其差無比：性別歧視的言行舉止與規範，有違普世價值（甚至有違善良風俗），令世人質疑、鄙視佛教，且因此而遠離佛法。

因此，「八敬法」無法達致「令正法久住」的制戒目的，也違背了「護生」精神——讓社會大眾因厭惡佛教，而遠離了薰陶正法的機會，失去了正法對生命的覆護。

因此我的結論是：拿著「八敬法」的雞毛當令箭，已是在背叛佛陀，也同時背叛了需要正法滋潤以離苦得樂的眾生。

## 性別歧視滋長魔性的力道

這場論文發表會（URL: [https://www.](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5ZPW6aiqg)

[youtube.com/watch?v=1L5ZPW6aiqg](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5ZPW6aiqg)），後面還有一段問答（從1:35:29至1:56:58），這是政大張玉玲教授提問的（玉玲教授英文名Christie，是國際Sakya Ditta組織的主席）。

原來，在發表論文時，我提到「八敬法」製造出來的第二項問題：「僧團無法和樂清淨，比丘較諸比丘尼，顯得更有優勢與特權。僧尼福祉差距太大，無法利和同均。」我並於此簡短地舉證了一個「無法利和同均」的案例：

某個佛教禪修中心，大禪師的梵行高深，威德殊勝，深受居士護持，因此得以在森林中起造了一座超級大禪堂。大禪堂竣工後，禪師把比丘們都帶過去森林那頭安住，想將禪修中心入門處不遠的一座舊禪堂留給尼眾使用，比丘們竟向禪師抗議。不必奢望平起平坐，連比丘們吃剩的殘羹剩飯，都不允許那些尼眾分食。

這個案例引發了Christie的好奇，她問我這個禪堂故事的結局。我回答道：

禪師還是貫徹了他的決定。而那些反對的比丘，大都是到該禪修中心依止禪師學法的華人僧侶，緬甸僧侶非常尊敬禪師，反而不敢造次。那些華人比丘，因此而在背後詆毀這位梵行芳潔的大修行人，說他「不愛江山愛美人」。

這種可惡的「比丘獨享」思維，讓男性僧人悄然生起如此可怖的心魔，無視於師長提攜其法身慧命的恩澤（甚至是恩將仇報）。性別歧視的觀念與規制，讓佛門修道人滋長魔性的力道，由此可見一斑。◎

# 疫情當下的修行

## ——110年冬季禪七側記

撰稿 | 釋印悅

110年2月1日至8日，玄奘文教基金會與慈恩精舍，於玄奘大學的慈恩精舍舉辦110年冬季禪七共修。

因應疫情嚴峻情況，此次以學眾內修為主，亦有多位居士加入。其中弘誓學院學眾，於年末作務繁忙中，亦特別排出時間，全體入堂；此次共計約四十幾位學員。

性廣法師針對病毒肆虐的疫情現況，以禪修法門中的慈心禪為例，指出：修行慈心的功德之一，可以避免刀傷、燒傷與中毒，希望大家精進用功，成就慈心，消災祛毒，吉祥免疫。

法師於大堂開示時提及：禪修可以獲得三種快樂——現法樂、解脫樂與悲智究竟樂。禪修還有許多附加值，比如身體

健康，情緒穩定，意志堅強等等。又如修安般念成就，能預知時至；修界分別觀得力，可以去除恐懼，入空性見；修慈心禪，臨終清明安詳往生……。若能對禪修的真實義利有深刻的體認，對禪修就能產生精進好樂之心。

一般認為，人臨終時，四大崩離，非常痛苦，但法師以經論法教與高僧行誼為據，指出不必然人人如此。對比時下所云的：人命多是生、老、病、死四個狀況；而未來彌勒菩薩下生成佛的時空，則沒有病苦，減為生、老、死三階段。希望大家好好禪修，增益慈心，準備與遠離病苦的慈悲時空接軌。

另外，法師也提醒，「心」有收集的特性，平時我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當中，

面對紛雜的情境，多數是收集貪瞋癡。禪七期間，透過心念收攝與智慧覺照的訓練，一念又一念收集累積無貪、無瞋、無癡的善念與信、進、念、定、慧等道品。

面對無始生死的輪迴，修行解脫需要多久的時程？漢傳古德有「三生取辦」、「一生圓證」之。需注意，「三生」不是直指數字的三輩子，而是提純了修行的精義，強調：今生在過去的慣性與果報的基礎上修行，以現前念念不離善道的禪心，而感得未來的道果功德。如此涵蓋過現未的三時相；成道！直是一生圓證，也是歷一度生，悲智功成。

再以實修的情況為例，許多初學者的第一道門檻是克服腿痛，而這也是很多人對禪修卻步的原因。但是需知：學員們在禪修時，身心反應各各不同，有人痛到無法安住，有人很快就得輕安。希望這個課程所教導的，端正姿勢的要領與功法的練習，有助於大家能安住久坐，進而修得禪定，開發智慧。

不管遇到任何情境，大家牢記禪修三要領，即：不理它——不理會苦受，觀察它——觀察（苦受的）無常變化，調整它——調身端正。即：禪修時身心若有輕安覺受，也要練習「不理它」，不起貪戀；若有痛苦的覺受，也要「不理它」，心不排斥、憂悔、懊惱。精進禪修期間，若能鍛練出這樣的能耐，出了禪



▲ 110.2.1~8 玄奘文教基金會與慈恩精舍，於玄大慈恩精舍舉行110年冬季禪七活動，弘誓學眾全體參加，由性廣法師主法。（110.2.1）



▲ 禪七活動學員約40名，在性廣法師悉心教導下精進用功。（110.2.1）

堂，面對繁複的人事，心念也就比較有堪忍力，凡事更能泰然處之了。

禪七圓滿日，學員的心得分享時，弘誓學院的明一住持發言，非常感謝這次的禪修因緣，抽離了平日的環境，更能萬緣放下，專注禪修。而且這次的作息節奏寬鬆，感覺身心較能放鬆而不緊繃。性廣法師勉勵大家，遇到人多事繁，或面對不同意見時，處理原則以取得最大公益為優先，準此，善用止觀力道，心志清明，處理人事。◎



# 戒學實踐的方法論

## ——《比丘尼戒經》講記（五）

主講 | 昭慧法師 筆錄 | 釋印隆 修潤 | 釋耀行

### 一、「戒」與「律」的差別

什麼是戒律？我們常常把「戒」跟「律」放在一起，當作一個複合的同義複詞。可是如果嚴格定義，戒跟律還有點差別。戒（梵文：śīla），譯為「尸羅」；律（梵文：vinaya），譯為毘奈耶或毘尼。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尸羅」是性善的意思，所以性善並不是人性本善，佛法的「緣起論」不可能講，有一個什麼東西是本來如此不可改變，一切都是因緣生法，沒有所謂的人性本善或本惡的問題。這邊的「性」是指習性，習以成性而為善，就名為性善。這點出了戒學的精華，戒學的重點就在行為的規範，反覆操作習以成性，培養自己良善的品格。所以無論有沒有正式受戒，在人類社會中

都看得到這種特質。有些人並沒有宗教信仰，有些人是其他宗教的信徒，但是你在他們身上還是看得到良好的品格，善良的心地，樂於助人的行為。有些人比我們佛弟子還仁慈，世間有苦難的地方經常看得到這些人的身影，他們走到最苦、最髒、最臭的地方幫助可憐的人類。所以你不要認為只有佛教徒才是好人，這未免也太偏頗了。

從經驗看，非佛教徒有很多質地非常好的人，掛名為佛教徒的也有因為不修戒學而墮落品格惡劣的人。因此好與不好，不是以是否佛弟子來看。為什麼這些人未必有佛法的緣起思維，可是依然表現出良好的品格？原因是他有「尸羅」，他在不同的宗教規範或者社會規範之中，習以成性而培養出了善法，所

以這些人雖非佛弟子，卻一樣表現出莊嚴的行為、尊貴的品格。所以「尸羅」是受戒亦有之，不受戒亦可能有之，我們不純粹從一個人有沒有受戒來論定這個人具不具足「尸羅」。

受持戒法當然有其重要性。一個人如果能夠在一個莊嚴的場合，很鄭重的宣誓自己願意奉行戒法，那麼這對他自已內心的提醒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會由於自我強烈的叮嚀，而更能夠注意善法的實踐。自我莊重的叮嚀跟自己偶爾想一想的力道是不同的。「我想改、我隨便想一想，想完了我就睡著了」，這個力道不強，遇境逢緣又忍不住要順著自己的毛摸，起煩惱、造惡業。可是一個莊重的場合，一個鄭重的自我宣誓，甚至於旁邊有人見證，類似這樣的一個過程，會給我們帶來一種自我防非止惡的強大力量，這就是所謂的「戒體」。很多人把戒體講的太神秘了，很像是用什麼觀照的方式，給他灌到腦袋裡就萬念具足了，其實觀照只是在這個禮儀的過程中，自我做更鄭重、更仔細的叮嚀。可是防非止惡的力量，卻是來自於在這樣一個儀軌的過程中，在他人見證之中，自己更加慎重，更加戒慎恐懼的面對自己的宣誓，於是它就很像築起更強固的堤防，來防止那些非法的誘惑侵入



▲ 了中長老與昭慧法師合影。（92.11.15 檔案照片）

到自己的心靈。

雖然「尸羅」有受亦得，無受亦可能得，但是我們還是鼓勵人受戒。不但佛門中如此，社會也有這樣的情形，總統宣誓就職，他一定宣誓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等等，這樣的宣告看起來只不過是虛應故事，其實不然，在那麼莊嚴隆重的場合，有這麼多人在見證，我相信那個作為總統的人，當他舉起手宣誓的時候，內心是非常莊嚴的，這種莊嚴的心智，能讓他設一道比較鞏固的防線來面對外在的種種

誘惑，堅持法律的尊嚴。所以受戒還是很需要的，能夠因自我的莊重叮嚀，而記得反覆操作讓自己習以成性。

反之，如果此人不願意持守，或者雖然受了戒卻不是那麼認真，遇境逢緣就陷下去了，這就形成所謂的「戒羸」。「羸」是羸弱，那就是他的戒體羸弱了，就像一個人身體失去了免疫力病菌容易入侵，當然他的生命是比較危險的。同樣，一個持戒者透過莊嚴的宣誓產生了戒體，那就像我們慧命的抗體一般，但是如果自己把這個堤防搞出一個裂縫、破了一個洞，那麼就從這個裂縫、從那個洞開始，洞會越裂越大，裂縫會越裂越深，到後來可能整個的潰堤。堤防的原理如此，我們戒體的原理也是如此，不小心謹慎的持守，不以為意的看待它，遇境逢緣的時候心裡就把持不住，一次犯就已經形成一個裂縫，或者還沒犯，可是心裡時常在想，只是還沒敢做下去，那就形成「戒羸」，戒體羸弱離犯戒就不遠了。所以不但受戒重要，堅持用精進力、不放逸的心來持戒也非常重要。不但是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的戒律也是如此，所以在家有五戒，五戒（梵文：pañcaśīlāni），就是五種培養出良好習性的規範。

那麼什麼叫著「律」呢？「律」（vinaya）就是調伏。本來調伏是用在整個道品之中，我們修道的過程都是在調伏，調伏自己的煩惱、斷除自己的惡法，斷惡其實就是「律」。縮小範圍來講，「律」專門指在行為方面的調伏，而且特別用在出家二眾：比丘、比丘尼，就著比丘、比丘尼的戒法名之為律。這意味著用這些規範來調伏出家者的行為，而且這種調伏是帶著強制性的，比丘、比丘尼必須依著此諸規範而行。其強制性表現在大眾的監督以及後續的處理上。在家眾受了五戒要不要持守，本之於他的良心，沒有人去監督他也不做後續處理。天主教教徒犯罪有向神父告解的制度，可是在佛教中，一個居士如果毀犯了五戒，也未必見得要去找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告解，坦露自己的過失請求原諒，佛教沒有這樣的制度。所以在家眾的五戒，用「尸羅」不用「律」，在自動自發自我宣誓的過程中，勉勵為善形成良好的品格。

可是對出家眾而言就不只如此了，你自動自發加入僧團沒有人強迫你，而且你也隨時可以離開僧團，不會有人強迫你不准離開。其實受戒比較困難，要捨戒還不容易嗎？你們受戒有這麼多的問話，還

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羯磨，那些問話仔仔細細的問我們有沒有遮難，如果構成了遮難就不得受戒，所以受戒這個門檻是很高的。

但是要捨戒那還不簡單嗎？依律典規定，只要向一個聽得懂你話的人，告訴他你要捨戒就捨成了，捨戒是報備制不是報准制。你不需要向哪個教團報准說：「我要捨戒可不可以？」等他批准了你才能還俗，不需要這一個過程，所以捨戒非常的簡單，沒有人強迫你非要留在身旁不可。可是你如果留在僧團之中，那就不客氣了，請你照著戒律走，而且你必須要受團體的監督。如果犯了過失，團體中的成員會規勸你，私底下規勸不聽，正式在僧團會議中、在公眾中規勸你。犯了錯誤不但你要懺悔，而且要如法而治，做後續的處理。當然這個處理不會把你吊起來打一頓，但是就是要做處理，所以這已經具足一種剛性的法律特質。就不是說「我要發心、我要勉力為善」這樣而已，你是不可以不做，非要照著這些戒律，不該做的就不做，該做的就要做，因此「律」的調伏性比較強。這種強制性格使得出家戒跟在家戒之間，呈現了不一樣的風貌。

## 二、「律法」令正法久住世間的精神

這一套剛性的律法，為什麼要有這麼嚴厲的過程，要大眾監督、要後續處理。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作為修道人，代表的是三寶的形象，修道人品管不良危害更大。對於在家弟子而言，隨分學律，慢慢學進進退退也都比較不打緊，但是對出家人而言，人家不知道你是張三還是李四，可是人家都知道你是佛教的出家人，你的言行舉止就讓人直覺的認為那個代表佛教。因此，就由不得你想要進就進、想要退就退，一定要有一種大眾的鞭策力，讓你即使進步得很緩慢也好，但是一定要朝向這個進步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大眾的監督，後續的處理看似嚴厲，其實內在蘊含的是要令正法久住世間的精神，是恨鐵不成鋼，雖然有法治的嚴密性，卻不是冷酷的，而是慈悲眾生，避免眾生因我們行為不良而受傷害，法身慧命受損。也慈悲我們這些修道人，避免我們因為行為不端、無法謹守規範，而喪失了修道人的水準乃至於身份。因此，對於大眾的監督力量，我們應予重視。

理論上每個人都要修道，都是認為





▲ 昭慧法師奉了中長老之命，於善導寺三壇大戒戒場，為新受戒比丘尼講《比丘尼戒經》。  
(92.11.15檔案照片)

自己不圓滿才修道，可是本能的人總是容易原諒自己，甚至不容易看到自己的毛病。在大眾共住中，如果這個大眾能夠如法如律而行，那麼這樣的團體反而有助於我們的戒學莊嚴。

有些人無法忍受大眾共住的生活，確實一天的作息，有固定的公共公務時間、誦念的時間，有些人覺得不自由，喜歡過得舒服一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大眾共住，來自不同環境、不同家庭背景、不同

教育程度、不同個性傾向的一群修道人，又沒血緣關係、又沒愛情的關係，就硬把大家聚在一起，真的很辛苦。一堆人聚在這裡，彼此看很不舒服，你很難看別人看得順眼，別人看你也很難順眼，所以大眾共住確實很煎熬。可是如果在大眾共住中能夠依法依律，而不是隨著自己的性子大大發洩，那麼這樣的團體住久了，真的就是廢鐵也會煉成鋼。大眾就像一面照妖鏡，把自己心裡的妖魔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大眾對自己的鞭策力量不可忽視。這個磨的過程很痛苦，可是如果從這個磨練之中能夠煉出金鋼來，那麼這個磨的過程即使辛苦也是值得的。

後續的處理力量也不可忽視，不要認為我做錯就錯了，那又怎麼樣？不是的，就是因為只要犯錯一次，就已經形成了戒體的羸弱。生命中對治病毒、病菌的抗體微弱是危險的，我們的法身慧命對治外在誘惑的抗體微弱，那也一樣危險。所以面對微小過失，只要自我宣誓我不再做，那倒還沒關係；面對比較嚴重的過失，就要向一個人告白：「我過錯，我願意改。」讓對方見證我願意改；面對更大過錯，可能要在團體中發露，請團體中的人為我見證：「我懺悔，我希望改過。」面對更大的過失，甚至會要求你

不只是懺悔而已，你要有一個過渡的時段服勞役，為大眾做苦差事，磨練自己的心智，而且每天都向大眾告白：「我是犯錯了，我犯了什麼錯。」甚至於有些情形，可能是大眾議決通過不理你、不跟你共住、不跟你共語，孤立你。諸如此類的懲罰，就是後續處理。這些處理確實沒有皮肉之痛，最嚴厲的就是不理你，沒有一個人跟你講話，但是那都是來自慈憫心，希望你摔這一跤，一定要透過這樣一些程序來鞏固你的戒體。這些程序有什麼力量，那麼神秘嗎？道理很簡單，愈是嚴重的錯誤，就是通過這麼煞費心思、煞費周章的過程，才能夠懺悔清淨。對於一個犯錯者而言，那就是刻骨銘心的經驗，這樣的一種處理會讓他生起很大的警覺心，增強自己戒體防非止惡的力量。一次過錯向人求懺悔，兩次又再犯，三次又再犯，這麼多人看我一而再、再而三犯，不好意思。因此會更警惕自己不要犯，這個堤防會建築得比較鞏固。

而且，愈嚴重的過失愈要昭告大家都知道，絕對不是蓋起來。在佛教的律學裡面，最好的精神就是發露，要把自己的過失發露。儒家言：「君子之德，如日月之蝕。」好像日蝕、月蝕一樣，他有過沒有問題，怕的是他不改過。所以他有過

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改過也是非常明朗的，這是君子可貴的地方。世間君子尚且如此，我們修道人還不如世間的君子嗎？還要把自己的過失蓋起來嗎？所以過失發露出來，征服面子的問題，不蓋在心裡頭、不覆藏起來，省得捂著繼續發臭。就像瓶子有髒水，照理應該要把蓋子打開，把瓶子洗乾淨。不是啦，怕人家知道這一瓶子有臭水，於是把它蓋好，愈蓋它就愈臭，愈久就更臭，臭不可聞。

所以不要覆藏，公諸大眾，這個時候就運用律學的機制，讓自己的過失攤開在陽光底下，自己有了改過的真誠跟實際的行為表現，也會攤在陽光底下讓大家看到。如果又忍不住要犯了，就會想到：「糟糕！大家都知道了，我不能再犯，而且疑心會有暗鬼，總是覺得是不是那麼多雙眼睛都在看著我？不要犯！」所以，律學看似加了強制，讓我們覺得不能夠完全只是訴諸自動自發，殊不知你的自動自發，就來自於第一個前提。你要不要加入這個僧團？這個部分你自動自發，你要加就加入，不加入沒有人強迫你，可是加入以後，這個強制力量就不是你愛要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這個強制力量背後的慈悲心，和這個強制力量實際達到的功效是不可小覷的，長遠來說對自己的修道

有幫助，對這個僧團有幫助，對整個社會看待佛教也有絕大的幫助。以上是有關於「戒」跟「律」的差別。

### 三、「波羅提木叉」的別別解脫

下面要介紹另外一個專有名詞：「波羅提木叉」（梵文：prātimoksa, moksa）。《比丘尼戒經》裡那個戒不叫「尸羅」，不叫「律」，它其實是「波羅提木叉」，prāti是一個一個的意思，prātimoksa翻譯成「別別解脫」。也就是在這個「戒經」裡面，有一則一個則的條文，每則條文都可以幫助我們達到心靈釋放的效果。你不要看有這麼多條文，其中一條兩條也許算不得什麼，其實不然，每一條如果你能奉行，你就能夠在這則條文上因你的奉行，讓你的心得到少分、少分的解脫。為什麼如此？可以舉些例子讓大家了解，例如：

「不得殺人、乃至於不得殺生」，這個規範看起來在約束自己，其實不然，它讓我們有更多的生存空間，如果我們殺害人、或者殺害其他生靈，我們跟其他生靈之間結了怨仇，人家也不會把我們放掉的。不是說國法放不放掉我們，即時你可以在國法那個大網中成為漏網之

魚，但是因果逃不掉，那些怨仇的心靈會找上你，跟你沒完沒了。所以如果能奉持不殺生戒，你就解脫了一生，不會被人家逼得走投無路。

「不得犯淫行」，前面說有些靈修團體認為何必呢？甚至於還有性解放，但是情欲這種事情經常是惹火上身的，它不是單方面的意志所能夠獨立運行的，經常你的情欲所繫著的對象跟你之間糾纏不清。所以有欲者多苦啊！對方不是機器人，對方有他的情緒、有他的煩惱，然後偏偏你跟他有情欲的關係，他抓著你不放，那麼你就休想安穩。所以跟人之間有慈悲心，可是不要產生情欲的關係，這是最安全的距離，讓你輕輕鬆鬆無事一身輕，那是對人而言。對己而言，情欲讓自己本身受限於自己的生理需要，所以熱惱交煎。不克制自己、放縱自己的情欲，認為那像吃飯睡覺那麼簡單，所不知一切欲都有個特質，就是要達到感官的亢奮，感官的覺受又共同有一個特質，就是刺激反應久了就會麻木，麻木就要增強刺激，這也是前次上課告訴大家的道理，吃辣的人越吃越辣，吃鹹的人越吃越鹹一般。放縱情欲的人越陷越深，看起來性解放，其實他變成沒有辦法解放自己，他的情欲需求比我們一般人強。所以不要看我們欲界眾

生都有欲，其實個別差異很大，不要說修道的人，就一般世間人而言，有些人就不得自在、不得解脫，有些人招蜂引蝶，為什麼如此？他為欲所苦，容易動情。

我常作一個譬喻，唐伯虎點秋香好像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可是我告訴大家，唐伯虎在秋香之前就有好幾個女人，秋香之後還是有好幾個女人，那你想想看，像唐伯虎這種人自在嗎？他只要看到女人眼睛就發直，不得自在。為了秋香，他寧願跑到秋香所在的宅府裡面去當僮僕，好來接近秋香，這是違背我們正常思維的行為。為什麼如此？這個人被情欲一支配，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得解脫、不得自在，所以情欲名之為障道法。為了自己心智的清明、身體的輕鬆自在，我們都應該注意情欲。後面會提到，情欲會障礙我們修道，那你說情欲是罪惡嗎？也大可不必把它叫著罪惡，如果說情欲是罪惡，那連貓狗都要下地獄了，所以情欲不是罪惡，它是一種眾生的本能。可是即使在家人也要不邪淫，要節欲、節制自己的欲念，對配偶忠誠，不要三心兩意。出家修道，由於它是障道法，所以更是要超越它。這樣才能是真正的解放。

「不偷盜」，我想要的東西順手牽

羊，能夠拿什麼就拿什麼，不是比較自在嗎？為什麼反而告訴我們不偷盜才是自在呢？你要知道，養成了不偷盜的習慣對你此生幫助極大。涓滴不取，於是你在任何場合，不會因為自己把持不牢而受到誘惑。也許江湖多險惡，有時候你招惹人了自己不知道；有時候你沒招惹人，可是人家嫉妒你想要陷害你，如果你本身清清白白，人家想要找你的縫隙找不到，那就不可能一口咬定害你去坐牢。你去做學問，就不擔心有一天被人家檢舉你抄襲，因為你習慣不偷盜，所以不願意把別人的成品，放在你的作品裡面去魚目混珠。不是怕有一天會坐牢，或是被取消什麼資格被社會譏笑，不就是奉行戒法不習慣如此，這無形當中就是你的保護膜，人家想要從這個地方，看看你有沒有縫隙來整肅你，他沒有門路。

「不誑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這些也是我們生命中解脫的要素。你不要以為嘴巴張開來，愛講什麼就講什麼，這才是解脫、解放。不對，你要為你的言行付出很大的代價，惡口暴力有時候甚至於惹禍上身，嘴巴吐出來像毒蛇吐信一般，人家恨你入骨，絕對不放過你。「搬弄事非」，搬弄事非的人從來就不會安樂，他向甲挑撥乙，



於是他總是很擔心甲跟乙成為好朋友，永遠都要防甲跟乙兩個人走得近，一看到甲跟乙走在一起，其實在講別的事，他都會擔心：「是不是把我講的話講給乙聽了？」尤其修道人共住在一個屋簷下，常常這樣擔驚受怕，你不得精神病才怪。會搬弄事非的人經常不得安樂，神經兮兮、疑神疑鬼。

「講謊話」，愛講謊話的人他不會快樂，不會得解脫，他會擔心他的謊話穿幫。愛講謊話的人說慣了謊話，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沒有一個道德的尺度，認為我要講真話。那麼見不同的人講出不同版本的話，他就要記到心裡，萬一接錯了，張三的話講給李四聽，講一遍人家就知道你，穿幫了。常講謊話的人也很辛苦，常常要記得一堆垃圾：「我對誰是怎麼講的，這件事情對張三是怎麼講，對李四是怎麼講」，要記在心裡牢牢的，怕講錯。我們正常人的記憶好像都不是很好，講過再覆講一遍都記不太得，更何況是沒有的事情要把它記在心裡頭。人的記憶體容量也有限，記得一堆垃圾，該記的就記不進去了，而且隨著記憶力退化還是有可能穿幫。謊話對於個人生命能量的消耗非常大，所以最聰明的方式就是講一個版本，一個版本不用記太多，也不用掛好

幾張面具，這樣心裡比較沒負擔。講到一半忘了就說我忘記了，或是有些細節想不起來了，心裡就不會有鬼了。因此妄語不會帶給自己生命的解脫，反而給生命更多的壓力跟束縛。

最後來講「綺語」，無意義的話，他永遠不斷的講話來獲取自己的心安，人家看了就很煩燥。這無意義的還是小事，有些人喜歡講一些綺語，為什麼叫著「綺」？帶點色情的暗示，要知道這種猥褻言論，現在已經構成性騷擾，性騷擾構成刑法罪，判五年以下徒刑，所以嘴巴不要不乾不淨。

為什麼是「別別解脫」？由戒的延伸，那真的讓自己心地清朗，坐的穩、行的正，坦蕩蕩沒有什麼好憂戚，這就構成了「別別解脫」的效果。每一戒法有每一戒法讓生命釋放而解脫的效果，雖然不是究竟的涅槃解脫，可是總是一步一步邁向涅槃解脫之路。「波羅提木叉」就是別別解脫。

#### 四、戒學研究實踐的方法論

這一套學問我們要怎樣研究它、實踐它？也就是戒學研究跟實踐的方法論。方法非常的重要，「工欲善其事，



◀ 戒師與新受戒戒子合影於善導寺山門前。  
(92.11.15 檔案照片)

必先利其器」。一個工匠要做好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把他的器具準備完善，沒有器具在手，徒有一身功夫都沒有辦法達到目標，或者是達到目標會變得緩慢，令效率打折扣。因此我向來都重視方法論，方法論幫助我們用正確的方法來學習這門學科，有了方法論對於往後研究戒學有很大的幫助。有方法論跟沒方法論差別在哪裡？沒有正確的學習方法，我們研究、實踐戒律經常會出現偏差，雖然很精進很努力，可是往往離目標越來越遠，這就是所謂的「戒禁取見」。並不是一個人很重視戒律就夠了，如果他重視的那個戒律，根

本只是他自己心目中自認為的戒律，是一些不必要的禁忌，那麼這個人他犯了戒禁取見的毛病。

這是五利使之一，五種非常銳利的煩惱之業，它怎麼能夠趨向聖道呢？方法不正確經常導致自己實行起來有偏差，觀念有了錯誤，害己害人或者愚己愚人，所以正確的方法，對我們學習戒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有了方法的學習還有一個幫助，讓我們學習著長大，自己來判斷自己所面對的情境，以及自己該怎麼做。不講方法，直接一條戒一條戒的講，講完了你也忘了差不多。讓大家死記

起來，死記的東西總會有忘失的時候，而且不親切，不是生命的學問，在戒場縱使他戒慎恐懼，過了幾個月、幾年全部忘光，因為那只是一條一條的內容而已。這一條條戒難道沒有內在的連結性嗎？三百四十八條裡面難道沒有中心的要旨嗎？學習重在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你把整個的綱領抓住脈絡清楚，那麼這些戒條你不用死背，也大概都知道應該要遵行哪些戒法。

所以戒律的教學方法不當，即使這個教學老師很認真，他都像帶著學生進入到一個很大很大的量販店，然後從一進門，右手邊的櫃子從上到下一個一個介紹這些物品，一直介紹到左手邊出口的最後一個櫃子，裡面有什麼東西，介紹完，你全部忘光了。戒學要用什麼方式教？就像把你們帶到量販店，不是告訴你從左邊第一個物品到右邊出口前的最後一個物品，而是告訴你這個量販店是為誰而開設的？它萬一是為女性而開設，你是男性就不用進去了，你連浪費這個時間都不用；為老人開設的，你年記還輕，這些物品你可能都不需要。

先要知道適不適合你的需要，再告訴你這整個大賣場裡面的設計一定有他的

道理。為什麼進口、最近的地方放這些東西？為什麼最遠的地方放那些東西？為什麼冷凍櫃裡面放這些東西？為什麼加熱箱放那些東西？基本的原理告訴他，擺設這些貨物的次序是什麼原理？為什麼這麼設計？跟顧客的走路的動線有沒有關係？你要怎樣拿取物品？怎樣結帳？你要跟他講這些。他知道原理了，如果時間很多，可以從第一個櫃子慢慢逛到最後一個櫃子；他如果時間不多，他還知道要領，如果現在只是要買衛生紙，應該直接到哪個櫃，直接走到哪個方向去，拿幾包衛生紙就可以走，不是從第一個櫃開始慢慢找。

研究戒學就是如此，要有正確的方法。細細碎碎的知道所有的內在規範，內在的一點一滴，詳細的開齋吃飯，那些心有餘力能講多少講多少。你只要知道基本原理，只要知道將來要在哪裡查資料，你翻就有。不可能有律師把所有中華民國的法律都記在腦袋裡面，即使你記起來了，立法院還不斷的在增加和刪修新的法律，你怎麼可能隨時都記牢呢？我以前不敢讀法律系，想說讀法律多枯燥啊！《六法全書》從第一條要背到最後一條，我哪有那個興趣。一條一條冷冰冰的，一點生命力都沒有，因此

從來沒考慮讀法律系。

反而是研究戒律以後，我才了解法律的原理是什麼？法律背後的哲學是什麼？戒律有些道理跟法律是相通的。然後才知道，其實法律系的學生根本不是進來就從第一條背到最後一條，人家老師會先跟他講法律的哲學、法律的法理學，然後就老師的專長，專門開民法、刑法、憲法或者商事法的課程等等。學生在法律系學習到的是很豐富的內容，不是死板板的一條條教條，那些常常會用到的律條，當然不知不覺的就記起來了。即使要背也不是全部都背，將來學生畢業了，可能當法官、可能當檢察官、可能當警官、可能當律師，是不是都背起來了呢？不見得把法律都背起來了，但是常用到的不會忘記。因為常常都會遇到這些個案，反復的操作，哪一個法、第幾條，他清清楚楚，不常用的他也不會死記，因為他知道要在哪一個方向去尋找資料。所以這一堆資料庫不是無意義的一堆資料的組合，而是有脈絡的、清楚的，可以隨時提取資料的有意義的資料庫。

所以在此跟大家作戒學的講授，要先跟大家談研究戒律的方法。當然到後面，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條一條的講，但

是由於你前面方法正確的緣故，有一些戒律的哲學思考背景，有一些戒律制定跟實施規範、規則背後理論的體會，那麼接下來，當你進入到每一戒條來理解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它是跟你的生命相容的，是非常親切的，而且一條與一條之間彼此不是孤立的，是構成整體意義的，這個時候，戒學才能夠成為你的生命哲學。

下面跟大家談談學習戒律的方法論。首先，我不是要跟大家從第一條開始講起，而是要讓大家去思考，什麼是我們這套戒律背後的哲學？也就是說，以比丘尼而言有三百四十八條戒，這些條目到底要透露一個什麼樣的訊息？它是來自於什麼樣的理論？從這個理論出發，我們作為一個比丘尼應該奉行什麼規範？佛陀制戒，絕對不是想制什麼就制什麼，一定有他背後的原理，這背後的原理，我教大家怎麼理解它。將來你讀律典你就可以印證它，通通不是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的，那都是在律典裡面記載下來的，所以，先理解戒律背後根源的原理是什麼，這對大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先掌握這個要義，接下來你研讀戒律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 聆聽海潮音的歌唱

## ——迂園道一法師訪談錄

訪談時間 | 110年1月1日

訪談地點 | 和南寺

採訪 | 王儷娟、釋明一、釋法聞、釋地柏

撰稿 | 王儷娟

修潤 | 釋耀行

天生喜歡美好的事物，乘文學、藝術之一葉扁舟，大千世界傳遞清涼，袈裟音聲度有情，「微塵經卷」抒寫禪者的本來面目。

**愚**溪先生，攝影家、小說家、製作人、詩人，出家法名迂園道一，推動和南佛教藝術之靈魂人物。兒時，出家二哥傳慶老和尚的潛移默化，培植了他的佛法善根。爾後沉浸在文學、藝術的大海樂此不疲，靈感乍現，文思如泉湧，佳作頻出。出版詩集、小說共五十三本；製作音樂專輯超過八十張；其創作所展演的音樂約七千多分鐘；多媒體劇本計二十本；策劃演出劇目場次達一百三十多場；獲國內外獎項四十餘座。

美國暨歐洲世界藝術文化學院、蒙古文化藝術大學2榮譽博士、印度泰米爾大學榮譽博士。劇本創作、音樂製作人、策展編導。為普音文化公司、《新原人》季刊、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創辦人，曾任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民國新詩學會理事長。

曾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金曲獎、揚·斯默瑞克詩歌大獎、印度金質勳章、斯洛伐克銀質勳章、斯洛伐克共和國揚·斯瑞克詩歌獎等獎項。



▲ 和南寺開山住持傳慶老和尚，具有天生藝術天分，「和南佛教藝術」的啟動者。

## 藝術有如敦煌互古，佛教流傳才有機會

愚溪先生當初推動「和南佛教藝術」的源頭，來自和南寺開山住持傳慶老和尚。老和尚天生具有藝術天份。他說：「出家人的終身志業是弘法，建立和南寺就是讓弘法有一個基地。」歷史上佛教較能夠留下來的就是佛教藝術，敦煌、雲岡、龍門石窟歷經滄桑，這些佛教藝術傳遞永恆瞬間的同時，也將佛法留在了世間。「藝術有如敦煌互古，佛教流傳才有機會。」老和尚希望在佛教未來的印記上，能夠比照這些佛教藝術流傳下來。佛法義理非常深奧，愚溪先生秉持老和尚的

精神，透過簡潔易懂的方式，讓社會大眾有一種美感一種興趣，帶領他們進入佛法廣深的領域。2003年SARA期間，大家都盡量待在家裡，愚溪先生在和南寺閉關三個月，將111卷最後33卷完成了，《微塵經卷》就是老和尚語錄的長卷軸詩。每首長卷軸詩以20-30個字的老和尚語錄做為主體，寫成每卷約二千字的長詩計111卷軸，所以《微塵經卷》就是愚溪先生依據老和尚平日話語整理創作而成的。

## 在和南寺，感知自然的生命力

和南寺過去以「佛教藝術多媒體」宏揚佛法，在現在媒體爆炸的年代，未來會



▲ 愚溪，集攝影師、音樂製作、劇場導演、作家、哲學詩人於一身。各項創作已獲超過四十幾項國內外獎項。



▲ 感知自然的生命力，師法自然，為弘揚佛法的根基「和南寺」。

以什麼樣方式持續推展佛教藝術與佛法？

就和南寺的未來，道一法師提出了三個願景：

第一，「實境實體」，師法自然，保持大自然原初的風貌，這是老和尚的期許，也是道一法師打造和南寺園林的理念。聽沙子在歡唱，海風在說法，看百花在為我們頷首讚歎……。所謂「心淨則國土淨」，當心靜下來時，就能感受到純粹的美好。效法古時禪者在山邊林下用功辦道，和南寺「實境實體」的落實是以禪堂為中心的修行區，禪房、花、木，在此處人人都是體驗禪悅喜樂的禪者。

誠如印度卡藍總統說的——「我的花園在微笑」。和南寺的園林以自然為主、不會有太多人工化的地方，保持原始。你可以看到和南寺很多是未整理的地方，就是老和尚希望保持大自然原始，師法大自然，所以在和南寺，一花一草一木對

我們來說，同我們對待所有一切聖者、仁者一樣，都一律平等、平等。在和南寺裡每一花、每一木都象徵著佛法的意義，在這裡沒有大肆的開拓。舉例說，和南寺有一個特定禪修的禪堂，這個禪堂就是建立實境實體，當我們在禪堂打坐靜心時，可以從打坐中參悟大自然的生命力，體悟大自然對我們的期許，這也就是卡藍總統說的——「我的花園在微笑」。

在建立實景理念下，和南寺環境破壞度與整修度不高。每棵樹都有生命，這點和愚溪先生小時候念佛號感應一樣真實。和南寺鐘樓前面有兩棵欖仁樹，愚溪先生為這兩顆大樹寫了一首詩和一部短篇小說《湛葉日記》（2011）。《湛葉日記》入圍數位金鼎獎；做完這部作品放映給欖仁樹聽，發表會就在兩棵欖仁樹下舉辦，音樂和影片都在那邊播放。不論別人怎麼想，但是愚溪先生知道兩顆欖仁樹與他之





◀ 2013年，「剎海丞上僧」禪歌詩劇演出。星雲大師頒贈感謝狀與道一法師，並盛讚其文學藝術的造詣與學養，致力於佛教藝術貢獻。

間的感應度是很神奇的。建立實際的庭園和老和尚的禪修有關係，和卡藍總統也有關係，因為他寫了「我的花園在微笑」，這也很符合。

第二，「佛教藝術多媒體」，這是和南寺的中心信仰，也是傳慶老和尚的志業。從當初的幻燈片到現在的網路YouTube頻道的表達，還涵蓋了許多圖書、雜誌、音樂、DVD等出版，這些過程我們都是開創未來，猶如敦煌藝術一樣，很辛苦的去累積這些出版品。

《善才童子53參》用絹布工筆畫出來的，《華嚴經》、《法華經》、《金剛經》用書法寫出來，還有舞台的立體演出，這些在舞台上的演出也列入他們出版品的一部分。他們在國父紀念館、國家音樂廳和國家劇院不定期演出，早期有〈九色鹿〉、〈雲童〉、2001年〈霜降之歌〉、2002年〈華嚴之歌〉、2003年〈風的故事〉、2004年「白馬入蘆花」……，

2008年〈圓相世界〉在蒙古演出，2009年〈五天銀燭輝〉在國家音樂廳演出。2013年佛光山演出〈剎海承上僧〉，那天一千多位觀眾包括星雲大師，大家觀看都很感動。同年12月25日由文化部主辦，在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演出「釋迦牟尼佛——天人師」、2018年〈地藏王菩薩〉在和南寺藝術中心演出。出版品也包括了許多音樂專輯，就在2020年再度獲得一座金曲獎。這些就是出版品的過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所有出版品都是和佛教有關係，而且絕對以佛教為中心。

第三，「因應現世代」。成立普音的時候他們就預見，網路時代會很個性化、獨立化，因此沒有接觸任何電視台或廣播電台。他們很早就成立網站，從網路到YouTube平台，就是未來真正弘法的第三部分，也是列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英文與各國語言也很重視，就像他們現在的禪修課，有一部分已經翻譯成英文並即將



上線。在這邊也可以談到為什麼在國際間有這麼多的交流，因為在YouTube網路的傳播過程中，國際之間是沒有隔閡的，透過網路和YouTube他們希望對世界和宇宙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更多的正思維，一切人類能過比較幸福的生活。

總結上述，和南寺弘法志業以實境實體、師法自然，以禪堂真實的體驗作結合，稱之為「我的花園在微笑」。第二部分，「和南佛教藝術」的部分，繼續加強舞台演出與出版品，佛法透過文學、藝術結合。並在網路時代的現在認真發揮。就佛法志業上希望可以：「一為天下蒼生培養善念」、「二創造奇緣」，佛法跨國際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歷史洪流下能些微地留下一抹大佛的足跡，這也是老和尚創建和南寺的最初發心。

## 禪者眼中的「無言法」

和南寺以禪宗為修行的基礎，愚溪先生本就喜歡老莊「師法自然」，雖然這句話出自道家，但在佛家中也獲得印證。

《華嚴經》裡面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最後彌勒、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還有三個善知識——燈燭善知識、桌子善知識、法堂善知識。按道理這三個物品不會說法，但是它們說的法不弱於前面的菩薩。這就很符合道家的師法自然。如王陽明說的：



▲ 2008年，聖嚴法師獲榮譽文藝獎章，馬總統與聖嚴法師的致詞，任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的愚溪很感動，正是「天地一真僧」的創作緣起。

「這裡有一朵花，當你看不看這朵花的時候，花和我同樣進入一種寂靜狀態。但當我們看到這朵花的時候，花也明白，我也明白，全部明白了。」（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個過程上，我們可以認同這朵花是會說法，何況風吹般若法，風吹動就有般若法出來，這個就是無言法，要的就是言外知歸。

佛教禪宗「拈花微笑」和這也有點相關，因為拈的花不是一般的花，是金色優婆羅花，就是金色蓮花，這朵蓮花到了《華嚴經》也是華嚴經，到了《妙法蓮華經》也是妙法蓮華經。這朵花要說法，但某種程度上和道家自然會說法是類似的。和南寺的禪是有層次的，從緣起、方法、功夫、境界。「緣起」就是目標為什

麼，這是很重要的問題，要認知你自己為什麼要學禪。尋找方向可以從禪宗的經典和《華嚴經》、《法華經》中去找，這也是和南寺比較注意到《華嚴經》、《法華經》與老和尚有關係。

「方法」，基本的念佛念阿彌陀佛，還有老和尚最常教的繫念海潮音。那個時候很多知識分子來和南寺，孫鐵剛、羅龍治等。辛易雲問老和尚：「何謂禪宗？要怎麼修？」老和尚說：「你們有聽到海浪的聲音嗎？那是永遠不會斷的。但是如果你能夠延持到五分鐘、到十分鐘海潮音不斷，那就是禪，如果斷了就沒有了。」包括楊英風也曾問老和尚禪，老和尚說只要海潮音能不間斷。隔天楊英風說海潮音很難持續超過五分鐘，妄念起來就沒有了。這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不在焉東西就跑掉了。這是老和尚教禪的海潮音，另外還有迴光返照等很多種方法。老和尚標榜打坐不是只有坐在那裡，他認為行住坐臥都是禪，特別注意平時和經行的時候。經行的時候去觀察這些花草，你和它們有什麼關係，你會不會和它打招呼，先和花花草草取得互相的認同。老和尚還要求在吃飯時佛號不斷，經行走在山上，花在對你微笑，這就是師法自然。

正如愚溪先生所言：出家前和出家後所有創作沒有任何變化，可以說大同小異。出家前的角色是以七分宗教力量，採

用十分的文學藝術去包裝，而現在的道一法師是以十分宗教力量，用七分的文學去包裝它，唯一的差距在此。一路行來都是這樣從沒有改變，原因在於老和尚啟動佛教藝術這個概念，藝術和宗教、宗教和藝術密切的結合，這也是普音出版品以及未來的方向。

最後，以道一法師致贈聖嚴法師的詩作圓成本文。

## 天地一真僧

蒼茫大地  
浩浩天風  
天地一真僧  
行住坐臥  
都在妙湛總持中  
森羅海印  
萬象飛雪  
大比丘揚眉瞬目  
都在天然大定的首楞嚴王裡  
是誰日以繼夜  
殷勤為眾生心靈開拓一條光的通路  
是誰不分寒暑  
時時刻刻化育人們莊嚴的生活美學  
勁草勇猛佇立冷冽北風中煉就  
小花悄悄綻放在溫暖春風裡徜徉  
……

